

## 本期要目

毛黑鬥爭的新發展.....毛黑鬥爭的新發展.....蕭野暉

第二卷 第十五期

匪俄貿易的演變.....

核子時代美國的政策和戰略.....

陶鵬飛

美國人士看俄匪衝突.....

鄧公玄

匪軍現代化與俄援.....

常乃彝

匪俄關係在察國.....

黎世芬

從黑魔的外交報告看今後世局.....

呂律

黑魔論社會主義體系之發展.....

王啟升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 問題與研究

# 次 目

毛黑鬥爭的新發展	陶希聖	(1)
匪俄貿易的演變	蕭野暉	(7)
核子時代美國的政策和戰略	陶鵬飛	(15)
美國人士看匪俄衝突	鄧公玄	(23)
匪軍現代化與俄援	常乃彝	(28)
匪俄關係在寮國	黎世芬	(32)
從黑魔的外交報告看今後世局	呂啟升	(39)
黑魔論社會主義體系之發展	王啟升	(35)
黑魔反史運動之分析	關素質	(42)
共匪與非共世界的貿易關係	尹慶耀	(45)
共匪人性論的歧途	王蘊	(54)
羅斯道：「經濟起飛論」	馮世範	(59)
聯合國憲章概論	張伯淵	(62)
世界裁軍與世界開發組織	丘宏達	(62)
<b>動態述評</b>		
○國際	丘宏達	(64)
①美總統提出國情咨文。②祕魯政變。③范法尼訪美。④戴高樂論英與共同市場。		
⑤英國工黨領袖病逝。⑥日加召開貿易經濟會議。⑦我國加強對非農業合作。		
○聯合國助我國基金完成計劃。⑨多哥臨時政府改組。		
○蘇俄		
①新機構與人事更動。②草擬勞動改造法。③一九六一年俄對外貿易。④黑魔東德演詞析述。		
⑤對外其他活動。		
○共匪		
①發表與錫蘭印尼會談公報。②對巴尼關係新發展。③匪日簽漁業備忘錄。		
④公開攻擊黑魯曉夫。⑤年來對外糧食貿易概況。⑥評共匪「文教七十條」。		

# 毛黑鬥爭的發展

上

下

一月七日，國父擴大紀念週大會，我提出這個報告。今就報告的首段與末段略為增訂，藉供本刊讀者參考。

## 前言

一月十六日，黑會對東德共黨第六次黨大會發表政策演說。他的警句是：「我們不願上天。我們要在地上創造我們的邦國。一切爭執必須用談判解決，不是用戰爭。」

黑會盛誇古巴事件的勝利。大言不慚的說是美國爲了怕蘇俄核子報復，不敢侵入古巴，纔這樣解決。他聲明他未曾在美國壓力之下軟化。

黑會拒絕召開國際共黨大會解決爭議。他說：「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各有其不同的觀念。我們是在世界社會主義體系的同一階段。」

如有歧見，不必排斥那思想不同的人們。」

黑會鄙笑阿爾巴尼亞，實即鄙笑共匪。他指斥史達林主義者主張共產主義惟有通過戰爭才可勝利。他說：「他們沒有打那樣的戰爭的任何手段。」這句話顯然是鄙笑共匪沒有核武器打仗。

黑會的演說可以說明這次東德會議是黑會嚙聚國際共黨羣對毛匪加以壓力，要求他投降。

黑毛的鬥爭是不是促使中共與俄共分裂呢？這不是新事件，而是舊事件的新發展。現在簡明敘述這一鬥爭的曲折路線如下：

## 壹 武裝暴力與政治詐術

毛黑鬥爭的新發展

## 貳 由列寧到史達林

列寧教導他的黨徒們說：「共產黨徒必須掌握一切作戰方式，從一個方式轉換另一個方式，用一個方式補助另一個方式，以適應任何變化」列寧又說：「和平是戰爭的另一方式」，他的黨徒甚至坦白的說：「和平就是戰爭」。

國際共產黨領導者爲了施展其政治詐術，什麼東西都是工具，

什麼東西都可犧牲。列寧以蛇的狡詐和陰險作為他的黨徒們的榜樣。他說：「如果你們失敗的時候，不能用肚皮在泥水裏爬，你就是布爾塞維克」。我們要知道，蛇的退却是要把頭朝着敵人，向後爬的。他一面退却，一面準備着突擊。

我們必須牢記下列的幾件事：

(一)列寧於一九一七年取得俄國政權之後，允許芬蘭獨立，容忍烏克蘭臨時政府，並在西伯利亞東部聽任遠東共和國的組織，接着單獨對德不惜割地媾和。

(二)列寧於一九二〇年派大軍侵入波蘭，不料華沙之戰，一敗塗地，乃轉向東方，他的世界戰略是首先侵略中國，其次窺伺印度，由此迂迴歐洲。

(三)史達林爲爭取希特勒，不惜犧牲德國共產黨，更進而簽訂蘇德協定，以鼓勵納粹德國之西進。

(四)史達林一方面與我們國民政府訂立互不侵犯協定，支持中國對日抗戰；另一方面又與日本訂立蘇日中立協定，以促成日本軍閥之南進。

(五)史達林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擴大其侵略行動，不惜解散列寧手創的共產國際，並且一面與中華民國訂立友好同盟條約，以明文表示蘇俄支持國民政府，乃一面在東北武裝中共匪軍，指使其武裝叛亂，以期顛覆國民政府。

(六)第二次大戰之後，史達林爲了阻止狄托的巴爾幹聯盟計劃，先組織共產國際歐洲情報局，以圖控制南斯拉夫共產黨，後來竟不惜開除南共的會籍。

這一類的事件，可以說明克里姆林宮的俄會們，從列寧到史達林，都是使用政治詐術與武裝侵略的兩手戰略，來進行其「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實現其「世界無產階級專政」。

### 三 由史達林到黑魯曉夫

黑魯曉夫之狡詐與陰狠，雖未能超過史達林，但他把史達林主義乃至史達林的屍體作爲他權力鬥爭的祭品，是史達林的陰魂有知

，也要痛哭的。不過這件事並不稀奇。列寧死後，克魯普斯卡雅（列寧之妻）曾說過這樣的話：「列寧如在，也要坐史達林的監牢。」今日之事，亦復如此，史達林如在，當然也在黑魯曉夫整肅之列。五年以來，東歐附庸的史達林派幾乎全被整肅，中國大陸匪區的史達林主義者亦在黑會的壓力之下，由消極抵制轉爲積極攻擊。

共產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是一件事，它們對外的侵略與戰爭又是一件事。我們今天要仔細考察的，是它們怎樣利用對外的政治詐術來掩飾其內部的裂痕，以及怎樣利用對外的武裝暴力來控制其內部的危機。

### 肆 毛黑鬥爭的四度高潮，兩回波折

#### 與三番協調

黑會與毛匪的鬥爭，五年來有四度高潮，兩回波折，與三次協調。他們的鬥爭過程是一條曲折的道路。唯物主義的共產黨徒沒有什麼道德與信義，只有鬥爭與再鬥爭。無論他們之間，是矛盾或是協調，都不過是鬥爭與再鬥爭的道路的轉彎抹角罷了。

#### (一)鬥爭的第一度高潮

黑毛鬥爭的第一次高潮，是突然掀起的。那就是一九五六年二月俄共第廿次黨大會，黑魯曉夫提出了祕密報告，猛烈的狠毒的譴責史達林的「個人崇拜」，而肯定的鮮明的倡議「集體領導」。他這一手，打擊了東歐附庸的史達林派，也打擊了毛匪澤東的「一元領導」的權力。

(二)這年八月，匪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改「黨章」，勉強採取「集體領導」的姿式。

(三)鬥爭中第一回波折就在黑會推行他「和平共存」與「中立主義」的路線，並且在埃及取得了納塞的靠攏，而間接控制了蘇彝士運河的時候，波蘭獨立運動和匈牙利大革命爆發了。整個共產鐵幕後面，傳染了反共革命運動。毛匪的「中央政治局」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接着發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運動，在匪區的知識階

殺裏「拔毒草，挖毒根」。

(三) 鬥爭的第一次協調

黑會遭受了東歐革命風潮的打擊，接受了毛匪澤東的支持。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莫斯科舉行「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大會」和「二個社會主義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這一會議在毛匪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之下，將共產集團對內與對外的路線予以協調。

毛匪澤東率領代表團參加大會，並對會議發表長篇演說，提出了「一切所有號稱強大的反動派，統統不過是紙老虎」的論點，主張重回史達林主義的「非和平過渡」的道路。這次協調乃是墨會低下頭來，聽取毛匪的教訓。

(四) 鬥爭中第二回波折

第一次莫斯科會議左傾冒險主義的路線有兩大表演。其一是伊拉克的武裝政變，引起了美軍在敘利亞登陸和英軍在約旦降陸。中國局勢走上戰爭邊緣。其二是毛匪挑起台海戰爭，同時推行「人民公社」運動，準備打太平洋戰爭。這都是民國四十七年即一九五八年七月至八月的事。

這年十月，毛匪侵台戰爭失敗了，「人民公社」運動也告失敗。毛匪外受莫斯科的壓力，內受匪黨的內部的「反左」鬥爭，遂在匪黨八屆二中全會中，失去其一元領導的地位。

次年（一九五九年）二月，俄共第二十一次大會，周匪恩來率領代表團參加。他接受了黑會對公社的批判，同時帶回了五十億盧布的技術援助協定。這回波折是毛匪向黑會屈服。

(五) 鬥爭的第二高潮

毛匪不甘心於屈服。他離開北平，除了不敢去東北和新疆之外，遍走各省，掀起「反右」鬥爭。這年（一九五九年）八月，他在匪黨八屆八中全會中，重新抬起頭來。次年（一九六〇年）四月十二日是列寧九十歲生日紀念。毛匪在「紅旗」半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長文，提出他的綱領，對黑魯曉夫主義，施行攻擊。四月廿三日，莫斯科「真理報」亦發表庫西寧的演詞，還有義共與法共諸首領的文字，為黑會「和平過渡」論作辯護。

(六) 鬥爭的第二次協調

毛黑鬥爭的新發展

二國（蘇聯）會議，對共匪大施壓力。會議的公報說是匪俄歧見取得「協調」，但是北平與莫斯科的理論鬥爭仍然繼續進行。

(七) 鬥爭的第三次協調

這年十一月，第二次莫斯科會議經過了三星期的鬥爭，纔簽訂了聲明。劉匪少奇簽字的時候，還提出一個保留條件，就是關於聲明如發生爭議，應召開匪俄高層會議謀求解決。

第二次莫斯科會議聲明書中，匪方接受了黑魯曉夫主義的輪廓，同時俄方採取了毛匪「人民鬥爭」的戰法，作為共產集團侵擾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方針。

黑會的讓步，是承認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地位是平等的。沒有那一國共產黨能夠領導別國共產黨。但是聲明又強調「革命不輸出」，也就是警告毛匪，叫他不必依賴蘇俄的援助。

我們從這一聲明可以看出北平與莫斯科匪寇之間，對外策略獲得協議，對內鬥爭未會緩和與解決。

(八) 鬥爭的第三度高潮

第二次莫斯科會議聲明，大言不慚的宣佈，蘇俄工業要趕上美國，公然要向美國和英國奪取世界領導地位。不料蘇俄的農業衰落未見好轉，共匪的三面紅旗又造成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荒。毛匪的大失敗又釀成北平與莫斯科之間的鬥爭高潮。

（一）民國五十年即一九六一年一月，匪黨八屆九中全會承認了匪區大災荒。黑會對於共匪，不僅停止經濟支援，並且索取韓戰的戰債。這年十月俄共第二十二次黨大會，一方面通過了俄共新綱領，確立了黑魯曉夫的思想體系。另一方面，黑會在報告中公開譴責阿爾巴尼亞共黨首領霍查的教條主義。周匪恩來不能忍受他這一指桑罵槐的攻擊，乃中途退會回平。於是毛黑鬥爭表面化了。

（二）去年六月，黑會為了對抗歐洲共同市場，在莫斯科召開「經濟互助會議會員國共產黨工人黨大會」，要組織「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實行「技術統一」與「國際分工」。外蒙僞組織被拉入會，而共匪及阿爾巴尼亞被摒於這一經濟集團之外。

（三）去年九月廿五日，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布列日涅夫訪問伯爾

格來德，狄托亦預定十二月赴俄「休假」，實為答聘。北平共匪更是不能忍受，匪方報紙連續發表言論，攻擊「狄托是馬列主義的叛徒」，「南斯拉夫不是什麼社會主義國家」。

(四)就在九月廿八日，匪黨十中全會發表公報，反覆申明「反大國沙文主義」，「反新老殖民主義」和「反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字裏行間，流露了毛匪的孤立恐怖。同日，莫斯科「真理報」刊載列寧一九一八年三月的速記稿「蘇維埃政權當前的任務」第四章至第十章。這幾章的宗旨是說明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應「由軍事鎮壓反抗的第一等任務，過渡到治理國家的第一等任務」，而「治理國家的任務，經濟獲得優先作用，而不是政治。……政治任務對經濟任務的關係是處於從屬地位」。這幾章文字顯然是用作批判毛匪同時辯護黑會。

(五)十月二十日，美國甘迺迪總統下令封鎖古巴並檢查蘇俄輪船運去的攻擊武器。加勒比海的戰雲瀰漫，核子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二十八日黑會下令撤退蘇俄在古巴的飛彈。此後莫斯科擺出了一連串的和平姿勢。十一月五日北平匪報重申古巴卡斯楚的話：「和平的道路並不是犧牲各國人民的權利，侵犯各國人民權利的道路。」以及「古巴不是奧地利，也不是捷克（指第二次大戰之前英法容忍希特勒侵略諸國而言），也不是剛果」。此後匪方以各種方式斥責「屈辱讓步，犧牲主權，縱容侵略」。莫斯科的答辯首先援引列寧一九一八年對德軍獨講和的歷史先例，其次解釋黑會的決定為「明智之舉」，並且指斥共匪是「左派空談家」。

(六)毛匪對印度用兵，對於中立主義各國的影響非常重大。十一月六日，莫斯科十月革命紀念會上，柯西金說：

「蘇聯對中（指共匪）印邊界的事件感到深深的遺憾。這一衝突對於帝國主義者有利。」十一月九日，印度總理尼赫魯說：「蘇俄已允履行協定，將米格廿一型戰鬥機供應印度。」北平共匪乃大發感慨，並且悲傷的說：「他們在中印邊界爭端中，裝做中立的樣子，嘴裏說我們是兄弟，實際上把印度反動集體當做親人。」這些事件接踵而來，毛黑的鬥爭遂發展至分裂的邊緣。下列的情勢尤其使毛匪自感孤立。

去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保加利亞、匈牙利、捷克、義大利各國共產黨分別舉行「黨大會」。共匪派遣代表團一一參加。這四個大會上，各國共產黨代表團紛紛指斥阿爾巴尼亞，甚至直接攻擊中共匪幫，說它是「冒險主義，分裂主義，民族主義和教條主義」。共匪代表團也破口大罵南斯拉夫以及一些「領導人們」是「現代修正主義者，工人階級可恥的叛徒，奴顏婢膝為帝國主義效勞，披着馬列主義的外衣，來欺騙全世界革命人民」。

十二月十二日莫斯科最高蘇維埃大會，黑會亦公開指責「在古巴危機時，南共抱定正確立場。反之，某些自認為真正馬列主義者之教條主義者，則採取一種興風作浪的態度。」又說：「古巴危機已顯示那堅持教條主義態度的人士，確是主要的危險份子，最公開的左傾冒險主義與宗派主義者」。北平共匪非常悲憤的指斥黑會「對敵人是那樣和，對兄弟黨和社會主義兄弟國却是這樣狠！」

今年一月十六日，黑會對東德共黨大會發表演說，指斥史達林主義，已如前言所說。

北平匪報十二月十五日，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為題，發表長篇社論。十二月卅一日又以「陶里亞蒂同志與我們的分歧」為題，發表更長的社論，提出全面的反擊。

(一)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共匪認為「只要帝國主義存在，就沒有發生侵略戰爭的土壤，世界戰爭的危險並沒有過去」，並指斥那些人「把和平的希望寄託於帝國主義，向帝國主義屈服和投降」。

(二)在對於核武器和核戰爭的態度上，共匪認為「核武器的出現，並沒有改變馬列主義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基本原理，世界上仍然發生許多戰爭，戰爭仍然是政治的繼續」，並指斥那些人在美國的核武器面前「害怕得發抖」，「把一切革命理想，一切革命原則，一古腦兒拋棄」。

(三)在「紙老虎」的論點上，共匪叫罵着說：「帝國主義（指

(美國)從來是武裝到牙齒的。不論它有大砲牙齒，有坦克牙齒，有核子牙齒的。都改變不了它的紙老虎的本質」。這話是針對着黑會說「美國是紙老虎，却有核子牙齒」來反駁的。

(四)在和平共存問題上，共匪認為「不同制度的國家和平共存與被壓迫民族及被壓迫階級的革命是兩類問題，不是一類問題」，並指斥那些人們「不要階級鬥爭，不要民族解放戰爭」。

(五)在和平過渡問題上，共匪反對義大利共黨所謂「革新全世界的結構，走向社會主義」，也就是反對黑會所謂「和平過渡」的理論，指斥其為「完全背叛了馬列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這就是說，共匪特別是毛匪是主張「非和平過渡」的。

(六)在議會政治與羣衆鬥爭的問題上，共匪指斥那些主張「由民主與和平中向社會主義前進」的人們（即主張經由議會政治而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人們）是考茨基主義者。共匪是主張在西歐與日本諸國要以羣衆暴力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俄共及歐洲共黨亦指斥共匪是托洛斯基主義。

(七)在馬列主義是否過時的問題上，共匪認為馬列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並指責那些人們「借口反對教條主義而反對馬列主義」。

## 陸 我們看出些什麼？

從上面敘述黑毛鬥爭的經過，我們可以看出下列的幾點：

(一)史達林死後，克里姆林宮俄會們漸次喪失了對世界共產黨的一元領導地位。世界共產黨已分為多中心的組織。莫斯科之外，北平毛匪業已自成一個中心。這是黑會一時不得不容忍而終竟不能長此容忍的。

(二)黑毛之間的關係是一面衝突而一面協調。說得明白一些，他們是對內衝突而對外協調。他們的衝突固然是一種鬥爭。他們的協調亦是採取鬥爭的方式。甲方失敗向乙方低頭，乙方失敗即向甲方屈服。

## 本刊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國際局勢的回顧與展望

大陸抗暴革命的新形勢

美國對外政策可能的動向

民主國家經濟發展之趨勢

俄共黨務經濟危機加深

一年來之共匪外交

共產集團的內部危機

從可倫坡會議看亞非中立集團動向

劇變中的東南亞

拉丁美洲局勢之展望

日本池田內閣的經濟外交

法國政局前瞻

俄帝黨政新人事與新機構之分析

北大公約組織會議與歐洲局勢

美俄三軍戰力和「飛彈差距」

動態述評

◎蘇俄

◎共匪

◎蘇俄

◎共匪

(三) 他們現階段的鬥爭，比過去幾次更為激昂。其根本原因可以說是莫斯科與北平兩方面都在失敗的途中。兩方都在苦苦的掙扎，其相激相撞也就悻悻然更加强烈了。這又可分四點說明如下：

○黑會的「和平共存」與「經濟競賽」在今日世界經濟急劇變化的形勢之下，顯居劣勢。特別是中共匪區連續四年大災荒，使蘇俄無力救援，而且共產集團受累不淺。於是它只得擺脫這個包袱，使共匪陷入孤立恐怖狀態。

○共匪為了加緊其對內控制，不能不加強其對外鬥爭，於是東南海岸的增兵和東南亞的加緊政治滲透和加強武裝變亂。蘇俄亦爲了掩蔽其經濟劣勢而製造古巴與柏林危機，將自由世界逼到核子大戰的邊緣，但是美國爲古巴問題採取堅決行動，粉碎了蘇俄的飛彈恐怖，同時對印度緊急支援，又打擊了共匪的戰爭威脅。

○自俄共第廿次黨大會以來，黑會努力追求的路線，最重要的，是利用中立主義誘取亞非新興國家的投靠，至少亦不致與民主集團結盟。他爲了這一着，不惜以冷眼得罪毛匪而熱忱拉攏狄托。尤其在匪印以兵戎相見之後，他爲了維繫中立主義諸國，不使投向西方，更不惜對付毛匪施展圍攻，藉以表示莫斯科對於共匪的「好戰」，並不負任何責任。

## 蘇俄在中國 俄文版

蔣 總 統 著。

布面精裝定價一九〇元  
零售八折

機關公函七折

學生教授憑正式公函五折

敦 煌 書 店  
經 售 處：正 中 書 局

總 經 銷 國 際 關 係 研 究 所

我們仍須提高警覺，勿受其欺，同時應該把握時機，採取行動。我們的理由是這樣的：

○從帝俄到蘇俄，有一項傳統政策，就是它在西方碰了壁，便要向東方求進展。核子戰爭的恐怖能被阻止，而傳統戰爭的威脅將更進展。蘇俄本國將向中東與非洲積極進取，同時共匪更將在亞洲瘋狂冒險。

○第二次莫斯科會議聲明業已定下現階段征服世界的藍圖。共產集團要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製造變亂與戰爭，要從這三大洲迂迴西歐，孤立美國。在這一藍圖上，蘇俄的和平路線與共匪的非和平路線是平行並進的。今天黑會藉口於共匪的「好戰」來販賣他的和平膏藥，顯欲使自由世界墮入他的圈套。我們必須指出「此中有詐」。這並不是就黑會與毛匪爲了欺騙自由世界而製造衝突。這乃是說，倘如自由世界相信黑會是和平主義者，那就是「自願上鉤」。

○從黑會的立場來說：美國阻止了蘇俄對美洲的核子恐怖，蘇俄亦凍結了美國使用核子武器阻止共產集團的侵略和戰爭，給予它以從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蠶食民主集團的機會。反之，從毛匪的立場來說，蘇俄今日顯然不敢挑起核子戰爭，那就是共匪「好戰」的背後，還是缺少莫斯科的有力支持。在這兩種立場的中間，暴露了一個空隙。倘如自由世界希望從這裏取得廉價的和平，那就是自取失敗。倘如民主國家採取堅定的政策，向共產集團這一脆弱的環節，給予堅強的打擊，那才是不必經由核子戰爭而走向世界和平的大路。我們在這條大路上，願站在最前線，盡自己應盡的反攻復國的艱鉅責任。

○我們認爲黑毛的權力鬥爭是不易妥協的。若不是黑會的失敗和低頭，那就是毛匪的坍台或投降。在最後結局之前，乃是蘇俄與共匪兩方的實力皆被削弱的時期，也就是我們反攻復國最良好的機會。倘如民主國家袖手旁觀，給予黑毛鬥爭以充份的時間，讓黑會整肅毛匪，恢復他對共匪的控制，莫斯科將如虎傅翼，運用自如，民主國家再沒有收拾共產集團更好的方法可想，而自由世界也就不能免於共產帝國主義者征服世界和統一世界的浩劫！

# 匪俄貿易的演變

前野暉

共產集團的對外貿易，係受所謂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作用所支配，並且是根據其國家規定的一定商品的進出口計劃來進行，對外貿易計劃是其國民經濟計劃的組成部份。它們認為彼此間進行的對外貿易，「都有助於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共產集團認為：其各國間進行全面政治、經濟和文化合作，乃各國建成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而其「經濟合作的實現首先是通過對外貿易」。認為共產集團的內部市場，是它們「進行互利經濟合作的場所」。並謂其各種經濟合作方式中，「具有最重要意義的方式是：對外貿易、信貸和貸款、國際貨運和客運方面的合作」。而其「彼此間的貿易，是他們經濟合作的主要形式。其他一切的經濟合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在對外貿易上，并促進對外貿易額的增長」。因此，匪俄貿易的變易，亦直接反映他們經濟關係的變易。

邇來匪俄關係發展，深為中外人士所關切。但求深入瞭解匪俄關係，必須澈底瞭解其經濟關係，而欲知匪俄經濟關係，則又須從顯示其實際情況的基本統計分析着手。本文試就貿易這一角度提供一些資料，以為全面研究匪俄關係之參考。

## 壹 匪俄歷年貿易概況

匪俄貿易關係，見諸於正式貿易協定者，當自一九五〇年始，其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五〇年——一九五二年，即共匪所謂「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在此一階段的匪俄貿易，有下列三主要特點：

- 一、雙方相互輸出增長速度甚快。匪對俄輸出值在一九五〇年

僅為七六五·一百萬盧布（舊盧布，下同），一九五一年即增為一三二五百萬盧布，一九五二年更擴增至一六五五百萬盧布。蘇俄對匪輸出額更大超過自匪區之輸入額，一九五〇年輸出額為其輸入額百分二〇二點九，一九五一年輸出額為其輸入額百分一四七點二，一九五二年輸出額為其輸入額百分一三八點五。在此一階段中，雙方貿易總額達九四二九百萬盧布。

二、在此一階段中，共匪正處於經濟恢復時期，工業上的消納能力不大，蘇俄輸往匪區之工業設備，絕大部份為個別機器、機床和機組，成套設備甚少。其總值僅為十二億三千零九十萬盧布，佔輸出總額百分之二十一點五，惟尚佔蘇俄輸匪物資中之第一位。

三、在此階段中，共匪對俄輸出之貨物，以原料為大宗，其中尤以生產食品原料為第一位，其次為有色金屬、合金金屬及錫、鎢、銻等精選礦，再次為糧食。

此一階段之匪俄輸出入數值與結構如附表（一）（二）。

第二階段：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即共匪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在此一階段之匪俄貿易，有下列三主要特點：

- 一、蘇俄對共匪輸出結構有顯著變化，即成套設備之貨值與比重直線上升，五年內蘇俄輸至匪區之設備，共值四十六億九千四百萬盧布，約佔輸出總額的二分之一，其中成套設備為三十八億三千九百萬盧布，佔輸出設備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一點七。
- 二、共匪對蘇俄輸出結構，亦有重大變化，工業產品和加工產品之比重大為提高，原料之比重逐年下降，且有大量手工藝品及水菓輸俄。
- 三、在此階段中，蘇俄輸匪之黑色金屬及石油和石油製品大為

增加，後者更成爲共匪進口之主要來源。如一九五七年售予共匪之石油及石油製品，多達一百八十萬零三千噸。

此一階段之匪俄輸出入數值與結構如附表（三）（四）。

第三階段：一九五八—一九六年，即共時期。此一階段之匪俄貿易亦具三個主要特點：

一、在此一階段中，匪俄除簽訂了所謂「通商航海條約」外，並於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及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先後簽訂援助共匪建設四十七個企業、和援助共匪建設七十八個大型工業企業和電站的協定。因之，蘇俄輸匪物資中，發電設備，特別是透平發電設

一九五〇—一九六一年匪俄貿易額及其逆差概況表

備、柴油發電機、動力變壓器、鍋駝發電機等，大量增加；運輸工具、軸承和廣山冶金機械的比重不斷提高。

車輛和礦石會相繼的增加，並有時提高。  
二、此一階段中最突出的特點，為匪俄貿易額出現劇升劇降的  
現象。

現象。一九五九年雙方貿易總額劇升至八二九百萬盧布，為十二年中之最高峯，而一九六一年則驟降至三六七五百萬盧布，幾跌至一九五一年之水平。

三、此一階段中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在匪俄貿易關係上，首次公開提出對蘇俄之欠債問題，其後且有「追債」現象。茲將匪俄貿易歷年情況列表如後：

共匪對俄輸出之  
超入超(+)(-)

共匪對俄輸出額

共匪自俄輸入額

雙方貿易總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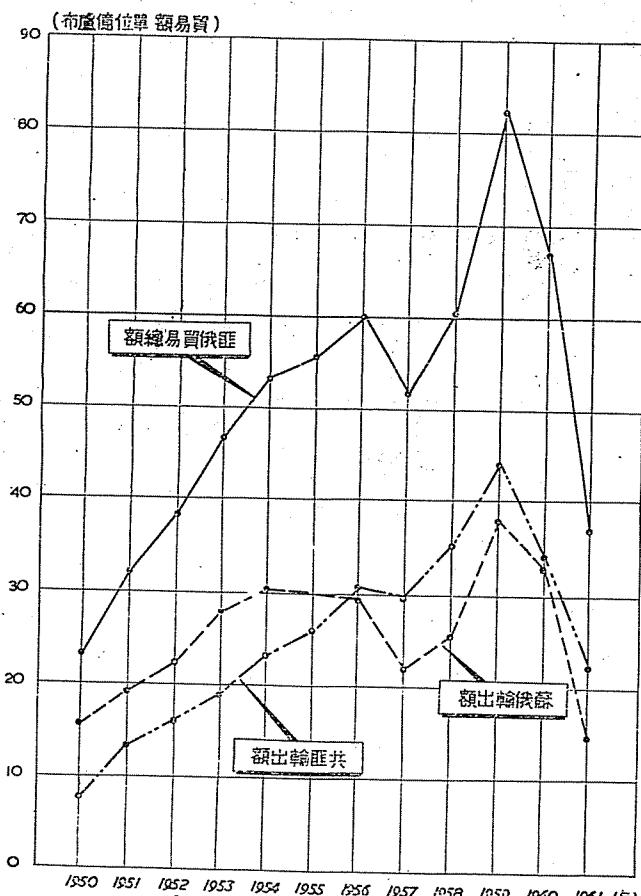
年

(單位：百萬盧布)

## 貳 從歷年貿易額升降分析匪俄貿易消長之原因

爲使我們有可能對今後匪俄貿易增減之趨勢，作出較有根據之預測，有必要將前述表列數字，劃成以總額表現之「貿易曲線」圖，從圖中「貿易曲線」的「駝峯」與「低端」進行分析，可獲知匪俄貿易消長之主要原因。

歷年匪俄貿易曲線圖



一、從上圖之「貿易曲線」，可發現兩個「駝峯」，一為一九五六年，一為一九五九年。而從這兩年出現「駝峯」的實際情況考

察，則可獲知匪俄貿易增長之主要因素有二：

第一是蘇俄對匪有大量之經濟援助，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俄帝承允助匪新建五十五項企業，爲此批企業而供應之設備，以及提供設計和與設計有關之其他技術援助，總值約爲二十五億盧布，由匪通過貿易支付償還。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周匪恩來與黑魯曉夫又簽訂了「關於進一步擴大中蘇兩國間經濟合作的協定」，蘇俄再度援助共匪建設七十八項大型工業企業和電站，其總值約爲五十億盧布。且一九五三年及一九五四年匪俄簽訂之兩次經援協定，俄帝承允援助共匪新建與改建之一百零六項企業，均自一九五五年起至一九五九年供應完畢。由於該等經濟援助，並非支付現金，主要係

通過貿易方式進行，因此，一九五六六年俄帝輸匪之物資增多，僅設備與機器之貨值，即達十二億一千九百萬餘盧布，佔輸匪物資總額的百分四十一點六，其中成套設備計值八億六千七百八十萬盧布，佔輸出物資總額的百分之二九點六。由於前述原因，一九五九年俄帝輸匪物資更大爲增長，其總值達二十八億一千八百三十萬盧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十二億八千二百萬盧布。

第二是共匪之上一年度農業豐收，必促使下一年度之對外貿易能量增強。由於共匪對俄出口物資，有百之七十左右爲農副產品，一九五五年和一九五八年，均是匪區農業豐收年；因之，一九五六六年和一九五九年，對俄輸出能力大爲增強。一九五六六年共匪輸俄物資中，生產食品原料、食品製成品與半製成品、紡織原料和紡織品顯著增加，其貨值達十八億四千六百九十九萬盧布，合佔是年共匪輸俄物資總值的百分之六十點五。一九五九年共匪輸俄物資中，大米、大豆、茶葉和羊毛等，均有顯著增加，且首次以棉花輸俄。是年匪輸俄之貨值增至四十四億零一百萬餘盧布，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億七千六百餘萬盧布。

上述兩主要因素，前者使蘇俄對匪輸出大增，後者使共匪對俄輸出能力增大，在雙方均增大輸出的情況下，匪俄貿易總額必然大爲增加。

二、在上圖之「貿易曲線」上，又可從「低端分析」獲知匪俄貿易趨向低潮之主要因素：

第一是共匪工業基本建設削減。蓋俄帝輸匪物資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用於工業建設，故當共匪工業基本建設削減之年，用於工業之物資自必相應減少。一九五七年共匪工業建設項目較一九五六年削減百分之十左右，故俄帝輸匪物資亦相應減少。因而該年俄帝對匪輸出額，較一九五六六年減少了七億五千六百萬盧布。

第二是匪俄關係惡化，俄援物資大量減少。在一九六〇年二月前後，匪俄理論鬥爭已開始前哨戰，雙方關係不協調，因而俄帝在一九五九年答應提供共匪七十八項工業企業的建設援助，屆期故為拖延，且撤回絕大部份專家和顧問，故一九六〇年匪俄貿易額下降，較一九五九年減少十五億五千九百萬盧布。一九六一年十月俄共二十二次大會，匪俄因阿爾巴尼亞共黨問題發生歧見，共匪代表團團長周匪恩來未終會而返平，匪俄關係更形惡化，俄援物資輸入銳減，當年匪俄貿易額猛降為三十六億七千五百萬盧布。其中共匪自俄輸入額，非但較一九五九年減少了二十三億四千九百萬盧布，甚至較一九五〇年還低，且出現前述之所謂索債現象。

第三是匪區農業歉收，共匪輸出能力下降，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匪區農業連續二年歉收，一九六〇年共匪輸俄糧食，較一九五九年減少百分之六十，一九六一年則根本無糧食輸俄。此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匪俄貿易之總額。

### 參 從歷年輸出入之構成看匪俄的依存關係

根據歷年蘇俄「對外貿易」雜誌之資料，自一九五〇年——一九六一年的十二年間，匪俄輸出入之構成有如下述：

一、在工業產品或農業產品的構成方面：共匪輸俄物資中，農副產品佔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其餘百分之三十為工礦產品；而在蘇俄輸匪物資中，工業產品則佔百分之九十六左右，農產品數量極少。二、就生產資料與消費資料之構成言：在共匪輸俄物資中，生

產資料佔百分之四十左右，其餘百分之六十左右為消費資料；在蘇俄輸匪物資中，生產資料則佔百分之九十五左右，消費資料極少。在蘇俄輸匪物資中，戰略物資則有百分之九十左右。

四、就各種主要物資之構成言：共匪輸俄物資中，以糧食為第一位，約佔貿易總額百分之四十；其次為農牧產原料，約佔貿易總額百分之三十左右；再次為礦產原料，約佔貿易總額百分之二十左右。在蘇俄輸匪物資中，以機器設備為第一位，約佔貿易總額百分之五十左右（其中成套設備佔百分之四十左右）；其次為石油及石油製品，約佔貿易總額百分之十五左右；再次為黑色金屬與有色金屬，約佔百分之十二左右。

此外，就個別重要物資分析，共匪從俄帝輸入之機械及設備逐年增加，至一九五九年，其輸入值，已佔自俄輸入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二點六，單就全套設備言，至同年亦已佔自俄輸入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九。且該等機器設備均以重工業為主，其重點且在重工業之機械工業。再從石油和石油製品一項觀察，其對俄之依賴性亦逐年增高，一九五七年共匪自俄輸入之石油及石油製品，共為一百八十万零三千噸，一九五八年增至二百五十萬零七千噸，至一九五九年又增至三百零四萬五千噸。就共匪全部輸入之石油及石油製品的數量言，其自俄輸入者，約佔其全部輸入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左右，就依存率言，據專家推算，共匪對蘇俄石油之依存率為百分之四十二。近年來，由於蘇俄之輸入減少，匪區發生石油燃料之恐慌，去上海、青島及鄱陽等港務局、廣州、湛江海運部門、山東廣饒石油勘探隊、齊齊哈爾交通局駐甘肅敦煌油庫等，皆曾因缺油迫使車輛停駛，輪船停航、勘探工作停頓，甚至共匪航空學校飛行訓練時間，亦有被迫減少之情事。

最後再就數量分析，據莫斯科「對外貿易」雜誌資料顯示，自一九五〇——一九六一年，各年中匪俄貿易總額在共匪對外貿易總額中所佔之比重，分別為百分之二十六、六十一、七十六、七十二、八十一、七十五、七十五、七十五、七十八、七十、七十二。

從以上四種結構及個別物資與總數量等方面考察，均可以看共匪在貿易上對蘇俄之依存性甚大，亦反映共匪經濟建設對蘇俄之依存度甚高。

## 肆 從共匪對外貿易近況看匪俄貿易的演變

在瞭解匪俄貿易消長的原因，以及匪俄貿易的依存關係之後，我們對於當前匪俄貿易的演變問題，可作一較客觀的探討。年來引起各方面揣測匪俄貿易變易，或共匪對外貿易轉向，甚至認為蘇俄已斷絕對匪援助者，除因黑毛關係惡化外，主要有下列根據或傳聞：

一、是近兩年來匪俄貿易大趨萎縮。一九六〇年其雙方貿易額自一九五九年之八十億餘盧布，降至六十六億餘盧布，一九六一年更降為三十六億餘盧布。一九六二年之貿易額雖尚無統計資料，但綜合各方報導及就匪之經濟情況觀察，其貿易額之仍將減少，殆無疑義。

二、是歷來佔共匪輸俄物資中比重最大之糧食、大豆、肉類、蛋品及植物油等農副產品，近兩年來均未列入匪俄貿易議定書內。

三、是蘇俄輸入匪區之重要物資，如成套設備、機車、卡車和汽車等車輛，以及原油、汽油等均告減少。

四、是出現前面所述之所謂蘇俄「追債」情事。

五、是在據說蘇俄撤銷上海、哈爾濱兩領事館之後，又有蘇俄撤退駐上海貿易代表團之傳聞。

六、是共匪開始向自由世界（英、法）購買飛機。

七、是共匪將從日本進口工業成套設備。

八、是蘇俄撤退專家、顧問之後，共匪與日本民間將進行「技術交流與技術合作」，接受日本技術援助，並聘請西德光學儀器專家，為北平「精密儀器製造廠」之技術顧問。

近年來，匪俄貿易確有變易，但對其變易之原因及程度，必須作具體之考察，始能得出較客觀之結論。吾人的判斷是：

一、匪俄貿易趨於低潮是事實，其原因可從兩方面考察：第一

是黑毛關係日益惡化，俄帝對匪施以經濟壓力，在共匪經濟嚴重惡化中，俄帝未予新的援助，且在匪區糧荒連年持續，大量向外搜購糧食之際，俄帝非但不假援手，反而向匪繼續索取欠款，迫使共匪在換貨議定書之外，不得不另以糧食輸俄，作為償還欠債之一種主要物資。第二是貿易乃雙方之行為，必須從共匪方面考慮，自一九五九年以來，匪區農業連續歉收，佔匪輸俄商品百分之七十左右的農產品銳減，另因近年來共匪經建方針轉變，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已退居於次要地位，基本建設大部停頓，工廠大批關閉或處於半停產狀態，工業消納能力衰退。因而在進出口貿易同時縮小的情況下，匪俄貿易總額自無增加之可能。

二、所謂共匪貿易轉向問題。此點目前尚不明朗，有待更多事實來說明。就貿易實績言，據遠東經濟評論一九六三年年鑑資料稱：一九六〇年匪俄貿易額佔共匪對外貿易總額的一半，一九六一年共匪對俄輸出額保持其對外輸出總額之一半，自俄輸入額則降為佔共匪輸入額的三分之一。這亦就是說匪俄貿易額，到一九六一年已佔不到共匪對外貿易總額的一半。但如前述蘇俄公佈之資料，則謂一九六〇年匪俄貿易額，佔共匪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一九六一年更多，佔百分之七十二。前後兩種資料以何者為可靠，尚難肯定。就運用國家技術或技術合作及購買飛機等言，目前只是一個開始，且極有限。

三、至於所謂俄援斷絕問題，吾人認為俄帝援助共匪之工業設備大為減少是事實，沒有新的援助協定之簽訂也很明顯，但俄援尚未至完全斷絕之地步。此可從下列三件事例來說明：一、是根據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莫斯科電台播稱：「烏拉爾機器製造工作者，已為三門峽生產了第二台能力為十五萬瓩之水輪發電機，即將啓運三門峽」。二是「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匪俄在平簽訂的『一九六二年貨物交換議定書』中，仍然明文規定蘇俄供應共匪黑色與有色金屬壓延材、卡車、石油產品、化工品、儀器和各種機械設備與配件等。三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六日，辦理對匪貿易的英國協會宣稱：「一九六〇年蘇俄運給中共的糧食產品的總值僅為八十萬英鎊」。蘇俄在一九六一年則會以大量糧食產品運給中共，總值為

一千三百六十萬英鎊。」以上說明蘇俄對匪援助並未中斷。

### 伍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做出三點結論：

一、匪俄貿易關係，乃其經濟關係之直接反映，而其政治關係又影響其經濟關係之發展，故今後匪俄經濟貿易關係變易之趨勢，胥視其政治關係之發展與變化以爲定。

二、匪俄不可分，其赤化世界之策略步驟一時容有不同，然其

目的則一，且其今日之爭執，個人成份較多，兩政權間關係尙得維持；因此，其經濟貿易關係亦將維持而不致中斷。

三、匪俄貿易的變易，其情況尙可能有新的更進一步地發展，然必須基於兩個條件，一是匪區經濟情況，特別是農業生產情況；一是匪俄間的歧見。此兩條件若趨向惡化，則匪俄貿易將更趨萎縮。但無論匪俄貿易趨向高潮或低潮，其匪對外貿易之轉向仍不可能有大幅度的發展，自由國家之工商貿易人士，似可不必過於侈望。

附表（一）一九五〇——一九五二年蘇俄對匪輸出之數值與結構表

		總計		其中機器設備		其中成套設備		黑色金屬屬線		電纜與電線		石油與石油製品		化學品（包括肥料）		紙棉糖織品花張	
		百萬盧布		百分比		百萬盧布		百分比		百萬盧布		百分比		百萬盧布		百分比	
一	九	五	〇	一	九	五	〇	一	九	五	一	九	五	一	九	五	一
七	一	五	八	一	六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四	七	一	六	四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九	一	四	六	一	六	三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七	一	四	五	一	六	二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三	四	一	五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九	一	三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八	一	三	二	一	六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〇	〇	三	二	一	六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八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〇	〇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四	一	三	一	五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五	一	一	九
六	一	三	一	五	一</												

附表(二)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蘇俄對共匪之輸出數額與結構表

總 糧 其 中 生 產 食 品 原 料 計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七年	
	百萬盧布	%	百萬盧布	%	百萬盧布	%
其中設備與機器	二、九〇·三	100·0	三、〇七·一	100·0	二、九三·四	100·0
其中成套設備	六四·四	二七·一	七五·四	二九·八	二二·九	二二·九
黑色金屬	二三·八	二七·一	三三·三	三三·三	三三·一	二九·八
有色金屬	二五·八	二九·八	三五·一	三五·一	三五·一	三五·一
電纜與電線	一九·五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六	一九·六
石油與石油製品	一五·三	一九·六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化學品(包括肥料、橡膠)	一五·七	一九·六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紙品	一七·一	一九·六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織品	一七·一	一九·六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一六·四
總計	二、九〇·三	100·0	三、〇七·一	100·0	二、九三·四	100·0

附表(三)一九五〇——一九五二年期間共匪對俄輸出之數值與結構表

糧 其 中 生 產 食 品 原 料 計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
	百萬盧布	百分比	百萬盧布	百分比	百萬盧布	百分比
糧	七六五·一	一〇〇·〇	一、三三五·〇	一〇〇·〇	一、三三五·〇	一〇〇·〇
其中	二六八·五	三五·一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生	八六·八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三	一一·三
產	二六八·五	九二·〇	九二·〇	九二·〇	九二·〇	九二·〇
食	六·九	二六·〇	二六·〇	二六·〇	二六·〇	二六·〇
品	二二九·〇	四九九·三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原	一三·八	三〇·二	一三·八	一三·八	一三·八	一三·八
料	八六·八	九二·〇	九二·〇	九二·〇	九二·〇	九二·〇
計	二六八·五	二二九·〇	二二九·〇	二二九·〇	二二九·〇	二二九·〇

有色金屬、合金金屬精選礦	八一·八
紡織品原料及未製成品(絲、羊毛、黃麻等)	六七·九
畜產原料(豬鬃、獸皮、腸衣等)	三九·七
紡織品(毛織品、絲織品、針織品)	一
化學工業品	五·二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六年	一九五七年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	%	%	%	%
八一·八	八·九	一〇·七	一八三·二	一七·七
一一·〇	九·一	一〇·七	二九一·二	一七·七
九·一	一五·五	一·一	二二五·五	七·六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九·二	三·六
一	一	一	一·一	〇·六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六年	一九五七年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	%	%	%	%
八一·八	八·九	一〇·七	一八三·二	一七·七
一一·〇	九·一	一〇·七	二九一·二	一七·七
九·一	一五·五	一·一	二二五·五	七·六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九·二	三·六
一	一	一	一·一	〇·六

一九五三年	一九五四年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六六年	一九五七年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百萬盧布
%	%	%	%	%
〇·一	一·五	九·五	一七·七	一七·七
〇·六	一·五	九·五	二九一·二	二九一·二
一·五	一·五	一·五	一五·五	一五·五
五·一	五·一	五·一	九·一	九·一
一	一	一	一	一

附表(四)一九五三——一九五七年期間共匪對俄輸出之數值與結構表

總計	其中生產食品原料	食品製成品與半製成品	有色金屬與合金金屬	紡織品原料	紡織品(豬鬃、獸皮、腸衣等)
一九五三年 百萬盧布	一九五三年 百萬盧布	一九五三年 百萬盧布	一九五三年 百萬盧布	一九五三年 百萬盧布	一九五三年 百萬盧布
%	%	%	%	%	%
八一·八	八·九	一〇·七	一八三·二	一七·七	一七·七
一一·〇	九·一	一〇·七	二九一·二	一七·七	一七·七
九·一	一五·五	一·一	二二五·五	七·六	七·六
五·一	五·一	五·一	五九·二	三·六	三·六
一	一	一	一·一	〇·六	〇·六
〇·一	一·五	九·五	二九一·二	二九一·二	二九一·二
〇·六	一·五	一·五	一五·五	一五·五	一五·五
一·五	一·五	一·五	九·一	九·一	九·一
五·一	五·一	五·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〇·一	〇·一	〇·一

本文資料根據  
 一、科夫里日內赫、弗龍金、波茲德尼亞科夫合編之「人民民主國家的對外貿易」。

二、蘇俄對外貿易部歷年公報。  
 三、莫斯科出版之各期「對外貿易」雜誌。  
 四、匪俄廣播資料及西方國家通訊資料。

# 核子時代美國的政策和戰略

陶鵬飛

美國有保衛自由世界的力量，也有消滅國際共黨侵略的力量。至於最後是自由世界戰勝，或是國際共黨戰勝，全要看民主陣營，特別是美國是否有使用這種力量的決心和志願，以及是否主動或被動使用這種力量。在東西集團的衝突上，武力不能消滅共黨的說法，乃是一個最無根據的神話。相反的，共產國際的成功，全靠武力，所以也只有武力，才能消滅共黨。力量或者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沒有力量，一定不能解決任何的問題。在損害人類自由和平等方面，侵略者固然要負責任，但是有消滅侵略的力量而不用，也和侵略者負同樣的責任。

## 一 前言・三個基本特徵

交通發達，科學和工業進化，國際關係越來越複雜。但是除非經過巨大的變動，下面的三點，將是美蘇關係上，不輕易改變的基本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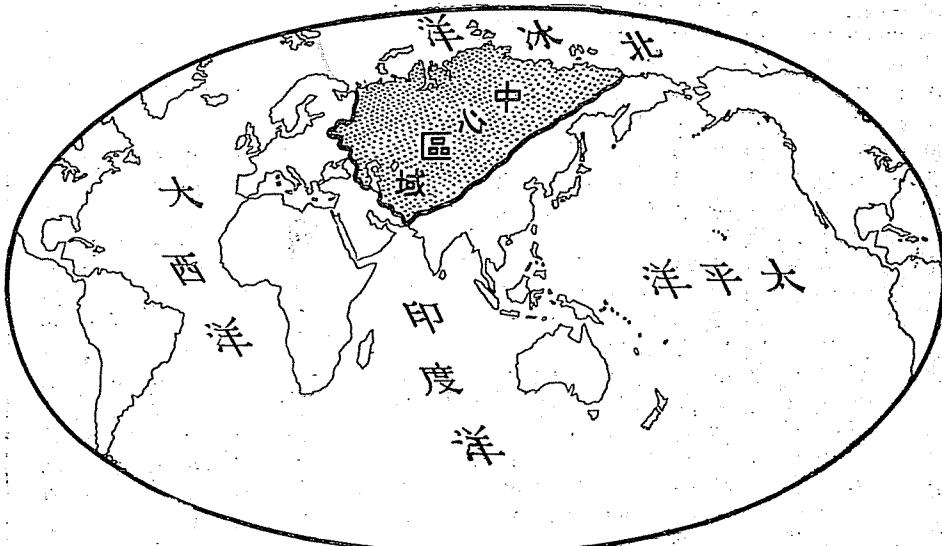
一、地理政治的影響：核子時代，在國際政治上，歷史仍然受地理的支配，地理仍然是外交上最重要的影響力量，所有國家的政治，仍然要根據它們的地理。因此也可以說：美蘇兩集團的衝突，仍然是陸權控制的「中心區域」（包括東歐、中亞西亞、西伯利亞、外蒙古等〔圖一〕）和海權控制的「外圍地帶」（包括北歐、西歐、義大利、希臘、近東、印度、東南亞、菲律賓、台灣、日本等〔圖二〕）的鬥爭。韓戰、金門馬祖、黎巴嫩，特別是最近的古巴事件，都證明無論飛箭怎樣發達，核子的力量怎樣大，陸權的國家，仍然沒有侵佔海權勢力範圍的能力。

英國的地理家馬勤得（Halford Mackinder）一九一九年創出一個學說：「統制東歐的，能控制『中心區域』，統制『中心區域』的，能控制『世界島』」（包括歐亞大陸和非洲〔圖三〕），統制『世界島』的，能控制世界。」一九四二年，「外圍地帶」受軸心勢力威脅最嚴重的時候，美國的政治家史皮克曼（Nicolas Spykman）

man）認為：「統制『外圍地帶』的，能控制歐亞大陸，控制歐亞大陸的，能掌握世界的運命。」

不管這兩位政論家的理論，是否正確，可以確定的是：（一）民主國家過去不惜參加兩次大戰，阻止德國統制整個「中心區域」，將來也要不惜任何犧牲，阻止蘇俄統制整個的「中心區域」。這點也是西方堅決不肯放棄西柏林的主要原因。蘇俄不控制整個柏林，就不能控制整個德國，就不能鞏固「中心區域」。（二）戰後美國的多方和雙方的防禦條約，主要是阻止共產集團的勢力，擴充到「外圍地帶」的境內，因此這個一方面受陸權威脅，一方面受海權保障，長約兩萬哩的弧形地帶，也就變成美蘇勢力彼此正面相對的冷戰戰場。（三）蘇俄決不會放棄統制世界的野心，所以一定要繼續利用多方的侵略方式，向「外圍地帶」的區域內，伸張勢力。另一方面，民主勢力必需保障這個區域，才能維護自由世界的安全。因此除非民主勢力，改變被動性圍堵的政策，採取主動性、推捲的行為，除非自由的力量，得到最後的勝利，這個圍繞歐亞大陸的地帶，將永遠是東西兩集團衝突的區域，所有在這個區域的國家，將永遠受美蘇兩國關係演變的影響。

二、蘇俄多方的侵略：戰爭的主要宗旨是：用軍事行動，造成一種能够完成政治目的的環境，因此所有軍事上的計劃都要配合政治上的目標。根據這個原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俄在軍事



圖一 中心區域

方面和德國作戰，在政治方面和盟國作戰。這樣在軍事的階段，已經奠定政治勝利的基礎。  
對於蘇俄，和平與戰爭，不是相對的兩件事，而是一體的兩面。戰爭既是政治的延長，和平也是戰爭的延長。換句話說：和平並非戰爭的結局，只是戰爭的另一個形態，是用另一個方式，用不同的武器，繼續完成世界革命的戰爭。這個野心不達到——戰爭——無論冷戰或熱戰——將永遠不會停止，這就是列寧所說的：「戰爭，不外冷戰即已開始。所以就是在美國

在「和平共存」產勢力已有的區域，黑魯曉夫自己的定下所有的方法——特別是目的。蘇俄仍然是核子武器，雖威脅，但是也造成武的機會。蘇俄在美國核子報復的威脅下，想盡量少用武器，少受犧牲，少有冒險，甚至於必要時放棄戰爭為侵略的工具，去擴充國際共產的勢力，侵蝕自由世界的範圍，但是蘇俄並沒有接受不勝主義，也沒有放棄勝利的努力。它的目的是像俾斯麥所說的：「不想戰爭，但要勝利」。

其實如果發生大戰，對蘇俄只有壞處，沒有好處。在冷戰的環境下，蘇俄最怕的美國優越的核子武器，等於凍結，不能發生任何作用。美國和



帶地圖外：三圖

西歐強大的工業力量，主要用之於一般日用品的生產，而不向軍事方面發展。另一方面，蘇俄可以在公開社會的西方國家內，大量進行滲透、顛覆、破壞的行爲，可以有充分的機會，應付共產世界內正發生的抵抗運動，以及人民普遍不滿的情緒。相反的，如果戰爭發生，無論美國能受多大損失，蘇俄本身的損失，一定不保。此外

不只在

附庸國

家內，就是

蘇俄境

內，也

將有發

生嚴重

革命的

可能。

因此，

俄努力

避免全

面戰爭

，也避

免全面

和平，

爭有造

成自己

被消滅

的危險

；全面

和平，

因此美國在十幾年冷戰的過程中，雖然不能說完全接受「不勝主義」，但是常常只用部分的力量，去達到部分的目的，用有限的行爲，應付局部的衝突。從沒有決心和意志，用全部的力量，爭取全面的勝利。結果只達到不敗的目的，放棄了很多勝利的機會。美國被動的心理和姿態，是歷史、傳統、習慣，和環境等因素養成的，非常不容易改變。「新境界」的外交，仍然脫離不了舊時

多方侵略的機會。因為蘇俄兩樣都不要，所以全面戰爭和全面和平的可能性都很少。

但是這並不是說，蘇俄在擴充利益上，並不是和緩的共產信徒，並不完全放棄武力。古巴事件證明，蘇俄的戰略是：在不引起美國核子的報復的原則下，冷靜的估計雙方實力的均衡，在某個地方，某個時期，自己的力量佔優勢的時候，進攻；佔劣勢的時候，或者對方決心抵抗的時候，後退。因為美國先決的被動姿態，只要在必要時能退步，就不會引起全面戰爭，沒有全面戰爭，就可安然無事的繼續在其他方面進行另一方式侵略的冒險。

這樣加緊冷戰，避免熱戰，以戰爭作威脅，藉談判求妥協，最後就可以利用非軍事的方式，達到政治上的目的。因為不斷的侵略，加起來就等於無限的侵略，局部的勝利，加起來就等於整個的勝利。是從外面來的，所發生的主動力量，是由被動產生的。

三、美國被動的姿態：美國雖然參加兩次大戰，一次韓戰，現在又正捲入越戰，但是推動美國在國際上，採取行爲的力量，永遠是從外面來的，所發生的主動力量，是由被動產生的。

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因為環境和機會的關係，不但沒能從新恢復忽然中斷繁榮和安靜的生活，反而不知不覺變成全球性的權勢，自由世界的領袖。這樣不但要保衛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同時也要保衛自由世界的利益和安全。美國的政府和人民，雖然承認孤立狀況將永遠成為過去，同時美國也和世界上四十多個國家，有多方或雙方聯盟協防的關係；但是它們對於保衛自由世界的利益和安全問題，一直到現在，在理智和感覺方面，還沒負起全球性和絕對性的責任。



圖三：世界界限

代的作風。因此下面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一) 核子戰略：目前美國戰略負責人，最關心的是有效核子「首擊」和「次擊」（報復）的力量。簡單說：有效「首擊」的能力是：如果先用核子武器，攻擊對方的時候，自己的核子力量，可以使對方核子報復的能力，經過這樣的損失後，對於自己的報復，不致於發生不可忍受的嚴重效果。有效的「次擊」的能力是：自己的核子力量，雖然經受對方「首擊」的損失，還有澈底消滅對方的報復能力。

無疑問的，美國從來就有有效的「首擊」和「次擊」的核子能力。但是雖然美國不斷聲明，必要時在某些情形下，將使用核子武器，美國仍然要像過去一樣，儘量拒絕採取「首擊」的戰略。

另一方面，蘇俄將永遠努力，爭取有效「首擊」的能力，因為蘇俄有這樣的能力，才能有效的威脅美國。美國也要保有有效「次擊」的能力，才能嚇阻蘇俄不敢採取「首擊」的冒險。所以在核子戰略方面看，美國也是想用被動的報復，去阻止主動的行為。

(二) 談判維持和平：美國人民仍然誤認，有軍事行動的時候是戰爭，沒有軍事行動的時候是和平。因此，在戰爭時候，幾乎不惜任何犧牲，利用軍事力量，去恢復和平，在和平的時候，不惜任何代價，避免軍事衝突，去防止戰爭。也是因為這個原因，美國政府對於應付忽戰忽和、忽緊張忽鬆弛的冷戰，特別感覺困惱，特別受希望和失望、樂觀和悲觀的折磨。

爲着打破這樣的僵局，爲着避免引起大戰，美國一方面加強自己的軍事力量；另一方面，仍然希望用談判去融化冷戰，維持和平。民主國家對於談判的看法是：任何國際間的衝突，都可以用談判方式，達到妥協的結果。同時在談判前，雙方必需各作讓步的準備，協商時才能完成雙方讓步的妥協。蘇俄的談判戰術是：先提出不合理和要求過高的條件，然後根據環境和時間，逐漸降低，算是自己的讓步。這樣如果對方要想妥協，就也得讓步，接受自己降低的條件。如果對方還是不肯接受，對自己也並無任何損失，過些時候，再把條件從新提出。結果無論什麼時候，西方國家要想談判成功，就得接受蘇俄的條件，就等於一方面單獨的讓步。雖然在過去的談判中，自由世界已經受到多次和嚴重的損失，這樣

雖然甘迺迪總統也承認：「蘇俄的原則是：我的是我的，你的給我多少，可以談判。」但是美國仍然不會放棄談判爲維持和平的工具。同時還沒有決心和志願，也沒找出方法，用主動的行為，造成蘇俄在談判的時候，不能不讓步的環境。

根據上面美蘇關係上的三個特徵，或者比較容易明瞭，美國的最高政策是什麼？美國政府用什麼戰略和戰術，去實行這個政策？這個政策能否收到希望的效果，以及都能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 二 最高外交政策

美國外交上，最簡單而超越的目的是：造成由一些自由和獨立的國家，共同集合的和平世界。在這樣的世界上，每個國家在不威脅別人，也不受別人威脅的環境下，自由選擇自己的前途和制度。可是美國感覺，目前世界上有些勢力，反對美國這樣的目的，並且下決心，硬要把它們自己的制度，強迫的加到地球上所有人類的身上。重要共產國家的執政者，不只是馬克思的信徒，認爲自己的制度最好，勝過所有其他制度，同時也是列寧的信徒，努力利用一切實際方法，去完成它們認爲歷史上不可避免的演變。例如它們高喊「和平共存」，但是根據它們的行為，既非和平，又非共存，而是衝突上的一個程序，是在避免全面戰爭外，繼續用各種方法，擴充共產勢力的統制。只是在戰爭能破壞它們自己目的的時候，才避免戰爭。美國清楚，共產集團侵略的計劃中，並不完全放棄使用武力。相反的，煽動和援助「民族解放戰爭」，正是蘇俄顛倒是非侵略的口號，這樣軍事的行為，目前在越南表現的最清楚。民主主義國家的目的，和共產主義國家的目的，根本不能相容。因此，除非自由的力量戰勝，這兩個不能相容制度的鬥爭，不能停止。在這種方面，美國不是努力一個國家或一個民族，以統制另一個國家或者另一個民族，而是努力整個世界、所有人類的勝利，而是造成整個人類自由和適當的秩序。

雖然自由的力量，和壓迫的力量正在世界演變中鬥爭，這樣造成非常危險的時期，隨時隨地能發生更多的困難，但是美國政府

的負責人感覺，平衡起來，和共產世界比起來，自由世界的力量，確是逐漸的加強。理由是：

(一) 拿西德比東德，拿西歐比東歐，拿台灣比大陸，共產勢力在生產方面的競爭，完全失敗。柏林的牆是共產制度失敗最顯明的徵象，因為一個成功的制度，決不需要修牆，防阻自己的人民。共匪誇大吹牛，走短路達到將來的方法，只證明是一個走短路達到極端悲慘的狀況。

(二) 共產國家的本性，是警察式的國家，對於人民要處處實行統制。因此生產不足，特別是食糧缺乏，乃是自然的現象。因為它們不能維持充分的警察，看管所有的農民，逼迫他們多種多收。蘇俄東歐國家，和飢荒最嚴重的共匪在經濟和生產方面的衰弱，證明警察國家的制度全面的失敗。可是另一方面，共產信徒為着維持自己的政權，又不能不依靠這樣警察式的制度，所以共產主義，有內在最終失敗的因素。

(三) 在共產集團內，一些破壞和侵蝕性的力量，正在很多地區內發動。例如：不能永遠壓制的民族主義，在理論和實行的領導方面，分歧的意見；爭取個人更多自由的慾望，不只在附庸的國家內，就是在蘇俄的境內，都逐漸生長。

(四) 擴充軍備的競爭，使美國有巨大的擔負，但是蘇俄的擔負更大。美國的擴軍，並不影響經濟的發展，蘇俄的擴軍，將延長在一「衣食住」方面的缺乏。如果美國繼續實行目前大規模的擴軍計劃，蘇俄的消費將更增加，埋葬美國的機會，將更要減少。

(五) 沒有一個新的國家採取共產的制度——其實根本沒有一個共產政權，是人民同意選出來的。雖然在蘇俄威脅下，大多數的新興國家，仍然接近西方。

雖然有這樣樂觀的背景，同時歷史也已經推翻「共產旗幟早晚要飄揚整個地球上」的神話，但是根據共產勢力長期目的，以及它們過去的行為，甘迺迪的看法，仍然正確。就是目前沒有可靠的證明，蘇俄放棄了赤化世界的野心，或者誠心希望和西方勢力改善關係。因此自由世界必需續續的警惕，和不懈的努力，去應付變化莫測的問題。

應付這種局面，國務卿魯斯克，提出包括五個部分的外交政策：

(一) 用力量保障安全：嚇阻或擊敗共產勢力任何階層的侵略，無論侵略的性質，是核子的，有限的，顛覆的，或者游擊的。

(二) 藉經濟合作求進步：促成北美、西歐和亞洲工業化的民主

國家，密切聯結合作，發展整個自由世界的繁榮。

(三) 援助自由的革命：援助新成立的國家，和尚未發達的區域，在不犧牲獨立和追求民主的環境下，進行和完成它們的自由革命，以及其他國際性和局部性的機構，造成在基於合作精神，受法律限制的世界。

(四) 造成受法律限制的世界：依靠和發展，聯合國、世界法院的線索。

因為用力量保障安全，是美國最高政策最基本的關鍵，所以需要進一步檢討，美國準備用什麼方法，完成這個使命。

### 三 戰略的新貌

美國大量核子報復的戰略，既沒阻止共產勢力局部的侵略，又沒避免有限的戰爭。美國以前核子的專利和目前的優勢，在冷戰上，並沒發生任何政治作用。相反的，在美國「非不戰，即大戰」，自己的力量越大，越不敢使用的環境下，共產勢力只要不引起大戰，所有其他方式的侵略，都能達到最後不戰而勝的目的。

在「恐怖均衡」下，如果一方面想像或相信，所有的戰爭，都要演進成核子戰爭，因此必需避免任何戰爭，結果不是按期投降，就得正式接受正要避免的大戰。

要想走出這樣非不戰、即大戰，進退兩難的狀態，美國需要新的戰略。對於核子武器的使用問題，一方面使蘇俄清楚，美國有有效「次擊」的能力，有消滅性報復的力量。另一方面，使蘇俄沒有把握，美國絕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同時美國也有有效「首擊」的能力，這樣才能嚇阻共產勢力避免引起核子戰爭。

沒有核子戰爭，並不是能避免所有的戰爭。相反的正是因為核子戰爭的機會減少，其他方式的戰爭才增加，正是因為要避免被逼陷入，非打核子戰爭不可的地步，才努力非核子戰爭的準備，核子武器越發展越有效，越需要非核子的力量，去配合和補助核子的力量。如果認為核子戰爭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事實，就不去準備核子戰爭，同時又沒有應付非核子戰爭的能力，這樣缺少軍事力量基礎的政策，一定不會發生任何效力。

國防部長麥納瑪拉認為，沒有有理智的人願意戰爭，更不願意核子戰爭。核子戰爭，可能不合理智，但是不合理智的事情，不能保證決不發生，因此在一個國家維護重要的利益上，戰爭必是一種想像可能使用的工具。不然在國際上，這個國家就沒有真正的力量。因此有三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一)必需有充分支持自己政策的力量；

(二)必需自己清楚有這樣的力量；

(三)必需使對方清楚，自己有這樣的力量，同時更要使對方相信，如果自己的重要利益受威脅的時候，一定有使用這個力量的志願和決心。

在增加核子和非核子武器方面，美國政府現正採取多方的擴充計劃：

(一)本年度的軍事預算，將從四百四十億美元增到五百三十億美元。

(二)北極星潛水艇的數量，將增加百分之五十，到一九六四年終，從十九艘增到二十九艘，一九六五年終的總數將為四十一艘；

(三)從地下射出，並且在各方分散佈置的越洲飛彈「義勇兵」，已大量生產。這種美國戰略上的基本核子武器，必要時的生產，可以增加一倍；

(四)十五分鐘內可以起飛的戰略轟炸機，已經增加百分之五十的能力；

(五)在非核子戰力方面，隨時可以作戰的普通軍隊，從十一師增加到十六師，海、陸、空三方面儲備的軍器及軍火，比以前增加一半，空運和海運的能力，使自己的軍隊增加活動及應付的靈便。

，改組及整理後備軍和國家警衛隊，加強它們作戰的能力；

(六)應付共產勢力「解放戰爭」式的公開侵略，顛覆叛亂行為的力量，比以前增加三倍。

特別是核子方面力量的增加，使美國政府的負責人有可靠的把握，自己的「次擊」力量，就是經過蘇俄「首擊」的損失後，還能保有徹底消滅蘇俄的能力。因為有這樣充分報復的能力，美國才不準備、並且不需要採取「首擊」的步驟。在解釋戰略的時候，麥納瑪拉特別重申，並不能因為美國有嚇阻的力量，就一定能永遠嚇阻侵略，就不用準備，嚇阻失敗時，仍然要發生戰爭。相反的，正是為了避免戰爭，才要時時準備均衡冒險，必要時接受戰爭。此外，如果一步一步向共產勢力投降，就遠不如冒險核子戰爭。值得注意的是，只是如果蘇俄對於美國，以及北約盟邦直接侵略時，美國才有使用核子武器的決心。至於怎樣應付其他地區的侵略，以及如果核子嚇阻的效力減少時，怎樣去阻止和應付共產的侵略，美國的戰略家，和「思想工廠」，還沒想出有效和適合的方法。

#### 四 結 論

第二次大戰後，美國對於蘇俄的政策上，有三個選擇：繼續讓步，或抵抗侵略，或解放東歐。美國政府採取了，在有的區域強硬，有的區域柔弱，比較被動性的「圍堵政策」。阻止共產勢力用武力公開侵略，但是拒絕採取有效的步驟，徹底消滅蘇俄多方式的威脅。這樣，共產世界變成安全地帶，自由世界變成衝突地帶。蘇俄可以隨時隨地、在自由世界內、製造危機、煽惑戰事，甚至於發動局部和有限的戰爭。西方國家從沒在鐵幕後，和蘇俄從事冷戰，支持或援助對於蘇俄不利的行動。圍堵的結果，大戰固然沒發生，國際共產多方的侵略也沒停頓。

沒人能否認，美國外交上的目的，是高尚的，超越的，擁護人類自由平等的。沒人能否認，美國在軍事上，有優越支持外交政策的力量。但是也沒人能否認，在十幾年的冷戰中，美國不但沒完成外交上的目的，反使破壞這個目的共產勢力，一天一天加強，不

加一半，空運和海運的能力，使自己的軍隊增加活動及應付的靈便。

外交上的目的，反應破壞這個目的的共產勢力，二十一

只威脅自由世界上很多國家的安全，同時也威脅美國自己本身的安全。這點或者可以證明，目的雖正確，但是採取完成目的的方法無效，或者錯誤。

大多數的美國人相信，「寧肯赤化，不肯死亡」的後果，一定是一「既赤化，又死亡」。但是根據姑息和一廂情願產生的「不勝主義」，在美國外交的抉擇上，仍然有相當的影響力量。不是「和平共存」，就得「同歸於盡」，仍然是欺騙美國人，最有效的號召。美國人感覺和公認，共產主義是美國最危險、最致命的敵人，可是在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去消滅這個力量，既不能一致，又缺少決心。

因此，只能在蘇俄核子的威脅下，被動的去應付對方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主動行為，而不能在自己同樣核子的威脅下，使對方必需被動採取，應付自己主動的行為。

此外，美國在解決國際問題上，有時忽而講原則，忽而講現實原則。因此常常得到「親所痛而仇所快」的結果。有一位美國記者說：「在美國的外交上，敵人是中立，中立的是朋友，朋友是敵人。」雖屬譏諷，但也不算完全無因。

美國果決封鎖古巴，使自由世界感覺興奮，以為美國決心開始採取主動的外交。其實封鎖古巴，仍然是蘇俄主動引起來被動的行為。蘇俄的退步，美國的有始無終，反保障卡斯楚政權的安全，共產勢力在南美的存在。蘇俄的軍官和技術人員，並沒撤退，就地觀察的要求，更沒實行。這樣蘇俄仍然得到主動的效果。對於美國的威脅，並沒減少。

中國的俗語「亡羊補牢」，和美國的「丟馬鎖廄」，有相同的意思。美國在古巴，以及在很多其他地方，特別是遠東方面所採取圍堵的步驟，證明美國有補牢和鎖廄的能力，而沒有找回羊馬的志願。這並不是說，美國不希望或不願意把丟的羊馬找回，但是在這方面，美國只能看情形援助，機會越好援助越多，直接去找的責任，還是要別人擔負。

目前美國有下面兩個最流行、最不合實際，同時最危險的幻想，值得關心美國外交政策的，特別注意：

## · 核子時代美國的政策和戰略

(一) 共產主義的演變：蘇俄雖然不會放棄世界革命，但是共產主義和制度，已經失掉了吸引的力量。蘇俄戰後的侵略政策，完全揭穿共產主義在理論和思想上的假面具，凡是有歷史知識的人都不會再相信，共產的勝利，能給人類帶來一個豐富有利的社會（自由主義者 Schlesinger 的話）。同時因為國內的生產增加，生活水準提高，知識和教育進步，人民在物質方面的要求增高，蘇俄的政權，在國際上或者能逐漸採取比較和緩的政策，甚至於進一步，疎遠共匪，接近西方（甘迺迪的話）。

但是事實，並不是這樣。歷史證明，國社黨的時候的德國人民的教育普遍，文化進化，工業發達，生活程度高；但是這些條件，並沒阻止德國發動戰爭。相反的，共產制度在蘇俄越演變，人民的生活越改善，蘇俄的首領越感覺共產的制度成功，越以為有繼續維持獨裁政權的理由。同時越相信更有責任進一步解放受資本主義壓迫的人類。

換句話說，除非共產主義統制整個的世界，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的衝突，永遠不會停止。除非像黑魯曉夫說的：「蝦會吹哨」，共產黨將永遠不能改變。因此，共產勢力的挑戰和威脅，不但不能減少，反要比以往加緊，更要用軍事、政治、經濟、理論等多重的方法，在整個的世界上，達到全球赤化的目的。

(二) 匪俄的分裂：敵人和敵人衝突，對於自己最有利，不怪匪俄意見的分歧，給美國一個「從中取利」的希望。美國官方的意見是：匪俄的辯論，涉及共產勢力的政治和戰略問題。對於共產集團理論和思想上的爭執，是幾乎不能容忍的事件，不團結等於破壞世界革命的行為。理論上的衝突，變成「反教」，變成違反馬列的神聖條約。根據這方面看，莫斯科和北平的關係，已經深刻的破裂，很少可能從得真正的和解。

但是另一方面，在理論和政治的立場上，匪俄有很多不使它們公開破裂的原因。特別是共產主義和赤化世界的目的，仍然是兩個共產勢力團結上，普遍的基礎。共匪和蘇俄，都同樣的認為，美國是共產主義統制世界路程上，最大的障礙。因此也要妥協意見不同的地方，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國務院情報組長 Hilsman）。

的意見）。但是一些「神經過敏」想法的人，以為機會不可錯過，美國應當進行一種離間的工作。他們提出的方法，有的主張應當親蘇俄，對付共匪，有的主張親共匪，使它脫離蘇俄——結果都是幫助國際共產，增長勢力。

匪俄目前在理論和思想上的爭辯，不是爭辯是否應當放棄征服世界，而是爭辯用什麼方法纔是征服世界較好的方法，不是爭辯是否和西方妥協，而是爭辯什麼是埋葬西方較好的方式。他們所爭辯的，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的方法。

這種情形，好像一個人遇見兩個強盜，一個要用刀把他慢慢殺死，另一個要用槍把他立刻打死。他們的爭辯，是用那種方法把他弄死，而不是爭辯是否應當把他放走。對於這個受威脅的人說，兩個都要殺他的，根本就沒有那個好，那個壞的區別。同樣的，認為共產勢力有溫和與强硬路線的區別，認為共產的領導，對於西方有好壞的區別，認為匪俄有贊成戰與和平的區別，都是極端錯誤的觀念。

奇怪的是，很少人提到，美國的力量和堅決外交，是造成匪俄意見分歧的主要原因。起初共匪感覺，蘇俄的核子武器，澈底改變了東西集團力量的均衡。因此特別在遠東方面，共匪可以在蘇俄核子傘罩的掩護下，進行大規模的侵略。沒有蘇俄軍事的威脅和援助，共匪不但不能實現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野心，甚至於本身的政權，都能不保。但是蘇俄非常清楚，美國核子方面的優勢，因此必需特別審慎，在進行侵略的過程中，絕對不能引起全面戰爭，危及自己的生存，影響世界革命將來的機會。換句話說，蘇俄不能因為共匪的利益，犧牲自己的利益，不能用武力援助別人，破壞長期利己的計劃。

清楚東西兩集團實力均衡的，應當相信，所謂共匪領導的激進派，不是因為蘇俄的約束，而是因為沒有蘇俄軍事的援助，才不敢和沒有「惹事闖禍」的能力。所謂蘇俄領導的溫和派，也不能因為顯示「革命熱」，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去打破西方目前對於蘇俄企圖妥協的氣氛和幻想。所以對於匪俄破裂，可能有「災禍」發生的憂慮，可以說毫無根據。

因為美國優越的力量，共匪要想進行侵略，必需蘇俄軍事方面的援助，也是因為這個原因，蘇俄才不肯用大量軍事上的援助，增加共匪進一步的冒險。但是這並不是說，蘇俄反對共匪任何性質的冒險。如果共匪能在不引起美國的報復下，擴充勢力範圍，對於蘇俄也有間接的利益，因為任何共產勢力增加，都等於整個共產勢力的增加。此外，西方國家越相信北平主戰、莫斯科主和，蘇俄的「雙管」政策，越容易成功。民主國家，越容易上「和平共存」的圈套。美國如果向蘇俄讓步，能使黑魯曉夫感覺「紙老虎的核子牙」並不咬人，因此減少恐懼增加冒險的心理。如果向共匪讓步，能使毛匪澤東感覺「有核子牙的紙老虎」也不可怕，因此更相信只有激進的路線，才能得到效果。這樣不管對哪方讓步，都反能使他們兩個聯合起來。追求他們共同的目的，增加對於自由世界侵略的行為。所以如果要匪俄的意見，越來越分裂，唯一的辦法是，不但不對任何一方面讓步，反要對雙方面，繼續多加壓力。對共匪越增加壓力，毛匪澤東越恨黑魯曉夫對共匪不肯援助，對蘇俄越增加壓力，黑魯曉夫越不敢援助共匪。這樣他們的衝突，才能越來越劇烈。

十幾年冷戰的經驗和困惱，使美國逐漸清楚，在核子時代，美國必需有戰勝各種方式戰爭的能力，才能嚇阻共產勢力各種階層的侵略。美國有保衛自由世界的力量，也有消滅共產國際的力量。至於最後是自由世界戰勝，或者是國際共產戰勝，全要看民主陣營，特別是美國是否有使用這種力量的決心和志願，以及是否主動或被動使用這個力量。在東西集團的衝突上，武力不能消滅共黨的說法，乃是一個最無根據的神話。相反的，共產國際的成功，全靠武力，所以也只有武力，才能消滅。力量或者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但是沒有力量，一定不能解決任何的問題。在損害人類自由和平等方面，侵略者固然要負責任，但是有消滅侵略的力量，而不使用，也和侵略者負同樣的責任。

甘迺迪總統說：「從來沒有任何熱戰，比共產主義冷戰進攻的威脅更大」。美國的人民，自建國以來，每在最危險的時候，有最大的表現，希望它們在目前自由世界最危險的時候，也能有最偉大的表現。

企圖妥協的氣氛和幻想。所以對於匪俄破裂，可能有一絲微弱的表現。

# 美 國 人 看 匪 俄 衝 突

## 一、前 言

年來西方人士對於匪俄衝突的報導與評論，日益繁多，而衆說紛紜，亦莫衷一是。因為鐵幕內的情形，往往如暗室捕黑貓一般，殊難獲清晰而有條貫的分析，所以仁智之見，乃屬必然之現象。

但最近以來，由於匪俄雙方業已公開對罵，而共黨重要會議且無不以此為其討論的對象，故春光外洩之程度也較以前為多，於西方人士對於匪俄衝突的真象比較有可靠的資料，而同時對於其發展的前途也更多猜測與推斷。

本文以「美國人士看匪俄衝突」為題，但此處之所謂「美國人士」當然只能涉及極少數的朝野上下，這是「嘗一脔而知全鼎」的意思，同時也是歸納法所允許的利便方法，雖然不免有掛一漏萬之嫌，而由於篇幅與材料之所限，也是無可避免的辦法。不過我們發現美國輿論雖然龐雜，但他們却常有共同的基本立場，所以在許多歧異之中，每能找到其中的共同觀點。現在就若干方面予以分析，俾得一個粗枝大葉的輪廓。

## 二、美國輿論界的各種觀點

美國言論極其自由，報刊之多，甲於天下，我們要想把美輿論界全盤意見一一予以分析，實屬絕不可能之事。無已，只好將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報刊，摘要分析，以見一斑。

(一) 認匪俄衝突將延長而對西方同時具有機會與危險者——

根據紐約時報記者許華茲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該報星期評論所發表的「內部問題已發展到影響共黨團結」一文，對匪俄衝突的情形可以獲得清晰的概念。該文認為對匪俄關係應從四方面加以觀察：①匪俄的衝突；②共產國家對自由世界戰略的爭論；③匪俄兩國內部權力的鬥爭；④共產國家對匪俄衝突的態度。他指出：

匪俄衝突雖然已到無可妥協的程度，但由於西方國家的共同陣線之故，仍不能不維持一個統一的場面，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西方大敵之存在。他說：

「不論對黑魯曉夫或對毛匪澤東而言，他們都感覺到是在對兩面作戰，一方是對抗共黨的另一競賽者，一方為對抗以美國為首的資本國家。他們雙方皆有唯恐他日當共黨國家和西方資本國家作戰時不能不仰賴對方的援手。」

「不管莫斯科與北平的理論關係是怎樣的薄弱，但雙方皆感到如果一旦公開破裂，將使其國內千千萬萬人民的信心遭受嚴重打擊。例如毛匪澤東將難以向人民解釋在列寧、史達林的蘇俄，為何已經成為反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同樣的，黑魯曉夫如公開宣佈共產中

國已由反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販子所領導，其對蘇俄人民的損傷，也是難以想像的。

「最後，則在許多國家（指亞非落後地區）維持一種匪俄的政治合作，對雙方都是有利的。……在那些國家裏面，如何裝成一種馬克思主義的和諧、力量與希望，當然是相互有用的。」

但他認為匪俄衝突雖將延長，同時也將在合作與仇視下同時存在，在他說：「這種難以忍受的匪俄關係，似乎將延長至很久的時期，在這期間內，合作與仇視在各方面同時存在。」

其結論為：「此種情形對美國而論，既是一種機會，同時也是一種危險。因為共黨集團的糾紛，當然產生一種我們可以利用的良機；但危險之所以存在，乃是因為他們既然分歧，則此方或彼方可能隨時製造極端冒險而有破壞性的勾當。」

許華茲的看法，我們認為是相當正確的，因為他並不對匪俄衝突存過高的期望，而把握了其中的要點。

(二) 對匪俄衝突認為已達破壞邊緣而無法妥協者——巴爾提摩太陽報、華盛頓郵報，以及專欄作家阿爾索甫等，皆作如是觀

巴爾提摩太陽報的評論云：「圈外觀察家認為在雙方（匪俄）的互相抨擊中，已變得如此直言無諱，使任何一方皆無撤退到足以達成一項真誠而折衷的解決。」

華盛頓郵報則謂：「若干高級官員認為中共與蘇俄的爭執，業已達到一種公開決裂而只欠正式宣佈而已的階段。雖然如此，但雙方都在圖謀於一旦決裂時，將此項責任誣之於對方，同時雙方都決心預留一條和解的道路，準備對方仍有屈服的一日，或者對方領導階層的變動而產生屈服的事實。」

阿爾索甫於一月十日，在「華盛頓郵報」及「芝加哥太陽報」等處發表專論。他說，西方的共產集團事務的專家們，現在認為中共與蘇俄間已發生二種「正式而最後的史達林、狄托式的決裂」，而其來臨祇是時間的問題。他說，西方的匪俄關係專家們「正屏息以待莫斯科與北平間重大爭執的次一階段」。同時，他認為這一重大的發展將在東德共黨大會中產生。他相信最近蘇俄與共匪恢復指

名攻擊，在東德共黨大會中，必將揭開此項怪異政治劇的另一悽慘幕景。黑魯曉夫之親自參加，即表示此一會議的特殊重要性（據日本消息，東德共黨大會中確已有此表現，足證阿氏的推斷並非完全幻想）。

(三) 認匪俄衝突對西方有利而同時亦可能帶來災禍者——持此項論調者亦不少，然以華爾街日報記者詹密爾，於一月十日自華府發出的一篇報導與評論最為警闢。他說若干美國高級官員認定中共與蘇俄間的「外交關係之正式斷絕」是不足驚異的。但詹氏則以為儘管匪俄間有許多分裂，可是尚不致於正式絕交。詹氏又引述華府官員們的看法，西方必能從共黨的分裂獲得利益，可是他認為立即的災禍可能性也同樣很大。他說：

「共產主義團結的破裂，使國際馬克思主義的撤退而顯武的一派——由中共所領導而不限於中共——得以擺脫束縛而惹事闖禍，不復有莫斯科的拘束。因此，共產主義的蘇俄一支，雖然內心上可能傾向於較溫和的路線，而不得不在很多地方的許多方面，作大力的競爭，以顯示其本身的革命熱和強硬路線。」

再就上述的判斷而推論至個別問題時，詹氏認為華府方面正担心中共匪幫將加強其現在已在東南亞實行中的擴張主義，——主要的在寮國及越南——並擔心蘇俄將加強其在葉門、伊拉克乃至印尼的滲透，而巴西也在其討好的對象之中。

(四) 認匪俄衝突不致有更大的發展而將繼續互相責罵者——持此論點者有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該報刊載一篇「只剩下了咒罵」的社論，該文認為「目前，莫斯科與北平在共黨內部爭戰中，都沒有很大的進一步行動的餘地。因此，那些所已表現的憤怒行動，都不過是一些小動作——例如從指名阿爾巴尼亞轉而為指名中共。」該文復申言其理由如次：

「黑魯曉夫業已打出了大部份的大牌。他削減了援助、代表團、貿易，及將有關台灣海峽與寮國問題方面的軍事外交削減至最低限度。同時已大加孤立中共在共產主義的地位。所以黑魯曉夫並不能以停止援助或孤立毛匪相要脅，他早已如此做過了。」

「在毛匪澤東方面，他除了業已採取的以外，也無法作任何更

大的威脅。他業已做的是不斷的在每逢有共黨的地方，便發表論辯，反對莫斯科的立場，使莫斯科難堪，及在可能的地方與蘇俄競爭。在這些行動之外，他可能再作最後的威脅——正式放棄莫斯科而取其他盟國。阿爾巴尼亞、北韓及可能還有古巴，但並不能構成一個新共產軸心的良好基礎。」

基於上述的前提，該文的結論認為中共與蘇俄必將繼續尋覓新的語言以刺激對方，但並不能有新的重大發展。

(五) 認匪俄衝突即使破裂，亦不能發生實際嚴重影響者——「民族評論」主筆布魯漢即持此種看法。布氏發表一篇「中共與蘇俄之爭的意義與無意義」，他說：「中共沒有經濟資源足以將其所說的言詞轉變為現實的東西。他們沒有核子時代的決定性武器體系，因此在目前不可能執行任何獨立性的世界戰略。」因此之故，布氏不相信共匪對古巴立場的支持，可以使哈瓦拿自莫斯科而轉向北平。布魯漢認為「十分確定的是毛匪痛恨黑魯曉夫……甚至更確定的是他們的衝突根本，也並不是有關世界革命溫和路線與強硬路線的理論爭執。相信這種說法的人士乃是把事實顛倒了。」他說：「目前共匪與蘇俄間的磨擦，乃是由於毛匪和黑魯曉夫爭取共黨世界領導地位的衝突所引起。」

### 三、艾森豪對匪俄關係的影響之

#### 評語

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月十四日)記者於訪問美國前總統艾森豪時，曾提出匪俄衝突對世界問題的影響如何為詢，艾氏的答詞如次：

「就目前對於我們的影響而言，沒有任何自由國家可以放棄一寸的防範，雖然我們樂於見到這些中共與蘇俄間歧見之發展，但我們却必須予以注視。這是構成一個主要問題的許多事件的一部，我們必須經常予以研究的。你必須密切注視其開展——而我相信我們的政府也正在如此作。」又說：

「但是事實依然存在着，即我們的全盤政策現在不能有重大的改變——我們的安全政策，我們的盟邦等等——一直到我們看出這一個赤色中國問題畢竟如何。」

「艾氏的意見顯然是不着邊際的，一言以蔽之，就是『等等再看』」(Wait and see)而已。

### 四、華府官方的各種看法

根據若干報章雜誌的報導，華府有些高級官員們，對於匪俄衝突一事，不但極感興趣，且有若干人正等待毛、黑的正式破裂，例如前述巴爾提摩太陽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以及阿爾索甫所發表的專論，皆有如此的報導。但這些報導未指名為誰，故我們不知其真象究竟如何。下述各種觀點，係就其正式發表過的文章或演說而予以摘錄者，似比較更可代表美國官方的意見。

(一) 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司司長希爾斯曼的分析——希爾斯曼(Roger Hilsman)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在德州達拉斯發表一篇演說，題為「匪、俄分裂到什麼程度」，載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他首先說明北平與莫斯科的歧見是非常嚴重的。此種爭執將影響到他們的一切政策，尤其關於對西方的基本戰略——這就是我們所以必予以研究的基本理由。

匪、俄為什麼發生歧見呢？他說，這是毫無疑問的是由中共匪幫向蘇俄的領導權挑戰。希氏認為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匪俄關係是正常的，但自一九五八年以後，至一九六〇年時，中共開始主張侵略有行動，主張以戰爭達到赤化目的，主張勿以談判方式與西方妥協，凡此皆足以打擊蘇俄政策的基本。雖然共匪係以攻擊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為詞，而明眼人皆知其在指桑罵槐。自一九六〇年以後，北平更開始作大規模攻擊莫斯科的宣傳，對列寧大加恭維，而痛罵狄托，其意不啻指黑魯曉夫為革命叛徒。同年在北平召開共產集團工會會議時，對黑魔乃作彰明的指摘。黑魔於次月在布加勒斯共黨大會時亦立即予以反擊。是年秋天，八十國家共產黨代表集議莫

斯科，遂發生空前的爭吵。事後據法義共黨代表所公佈的言詞觀之，這時幾乎就使共產主義運動實行破裂了。

毛匪澤東何以敢於向黑魯曉夫挑戰呢？希氏認為這是由於毛匪基於兩種錯誤的估計：（一）他過份高估中共的經濟前途。（二）他過份低估黑魯曉夫的權力。由第一個錯誤，使其盲目的估計別人對他衡量的脆弱，包括那些他希望去領導者在內。由第二個錯誤，使其在未能在黑魯曉夫理清家務以前予以打倒，反而使黑魔得傾全効以對付他自己。

希爾斯曼的結論為：

「雖然有這許多的爭執和表演，但我們却不易對匪俄衝突有所預測。關於他們不能公開分裂的理由——不論為理論方面或政治立場方面——當然是很彰明的。然而莫斯科與北平間的爭執如此根深而蒂固，使我們不能看出他們有真正妥協之可能，至少當毛匪澤東和黑魯曉夫當權時如是。」

（二）美國國務院主管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曼寧的警告——據中央社華盛頓一月十一日專電所傳，國務院主管公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曼寧，在紐約的賓安敦發表演表，題目為「美國外交政策：一九六三年的問題與挑戰」，他對於匪俄關係曾列舉為世界情勢的一大發展，但警告自由世界對此事切勿掉以輕心。他認為該項爭執主要的是思想的爭執，對西方的影響此時尚無法確知。他雖然認定莫斯科與北平間的糾紛「頗增加共產主義今天所面臨的窘困」，但在鐵幕外乃至鐵幕內部難作確實的分析。因此他說：

「第一、西方不能確定一個主張仇恨而殘暴的中共之完全脫離蘇俄的羈絆，對西方將是一件好事；第二、我們應記住，這仍然是我一項思想方面的爭吵，其所爭論的不是在於共產主義是否將埋葬我們，而是在於共產主義將如何埋葬我們。莫斯科希望舉行此項葬禮的慾願，仍然像北平一樣的強烈存在。」

## 五 甘迺迪總統對匪俄衝突的態度

美國政府今天的對外政策之決定，雖常諮詢各高級助理人員的

意見，但其舵把則幾乎完全由甘迺迪總統自己操持，這和艾森豪時代之信賴杜勒斯者迥不相同。所以我們要明瞭美國政府今天的對匪俄衝突的態度與應付的方法，均不能不凝視甘迺迪總統自己的言論。茲將甘氏最近有關此項問題幾次的言論予以摘錄如次：

（一）甘迺迪認為匪俄爭執應密切注視加強壓力——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甘氏應三家廣播公司的邀請，發表就職兩年來的觀感演說時，記者問：

「對於共產集團日形擴大的歧見，我們是否有所作為而加以影響，或者我們僅是照顧世界現狀，而認為伸入鐵幕猶未成熟呢？」

甘氏答云：「我以為此項爭執業已趨於緊張，我想我們對此項爭執，正如君所言，如果我們能注意全世界很嚴重的情形……而我們能够善盡我們的職責，加強自由世界，我想我們將能產生一種壓力，一種反壓力，以對抗共產主義的擴張，在此種壓力下，共產集團內部將愈感到無窮的困境。」

「所以在我們自己方面有一個艱鉅的工作——至於共產主義，我以為那是完全謬妄的，這實是不適於任何一人願望的制度，所以我想我們必能成功。」

（二）甘迺迪相信歷史已駁斥共產主義的謬論——本年一月一日，甘氏應「展望」雜誌的請求，曾撰文暢論世界局勢，他首先認為「歷史業已駁斥共產主義紅旗必能有飄揚全世界的一大的神話。」他說，由過去數年的發展，已使美國的信心獲得新的證明，他相信明天將帶來一個獨立的世界社會，各種不同的經濟、政治與宗教同時並存，而由一種對他人權利的共同尊重聯結在一起。他說：

「最近的發展，在西歐、亞洲、非洲及拉丁美洲——乃至在鐵幕以內——均已對自由世界有利。」

至於共產集團內部，他認為「堅固的團結已開始被那些使組織與思想的連結皆遭破壞的歧見所取代——而激烈的爭論已變成常事而非例外了。」他認為今天的兩大問題，一為「核子戰爭的陰影」，而一為「富有與貧窮國家的差距日益擴大。」此外，則柏林、越南、寮國、剛果、古巴與中東等問題隨時可發生變化。至東西的冷戰問題，他認為蘇俄迄無加以改善的誠意。可見甘氏對於匪俄爭執，

並不存很大的期待。

(三)甘迺迪國情咨文對於匪俄衝突的認識——本年一月十四日，甘氏提出了其第三年度的國情咨文，對於匪俄的關係也有明確的判斷。他說：

「共產集團中逐漸增加的緊張，並不是完全的破裂，在我們希望之中必須加以謹慎。」他預料共產黨的目標或手段，均無重大的改變。但是他以為：「如果這些趨勢和發展能够使蘇俄信服而採取和平途徑時；那麼，所有自由國家將與之同道並進。」

在咨文中，甘氏認為在一九六三年中，自由世界有四種求取進一步的機會：①北大西洋公約的聯盟；②開發國家包括拉丁美洲的進一步聯盟；③新產生的匪共與蘇俄間的糾紛；④追求世界的和平。所以他主張：

「除非世界能夠發展一套可靠的國際安全制度，自由人民除了隨時保持軍事戒備而外，絕無他途。」

我們把甘氏前面幾項言論綜合觀之，即知其雖然對於匪俄衝突極為重視，但他既不相信他們即將正式破裂，也不相信匪俄的目標與方式有何重大改變。因此，他主張惟有加強自由世界的團結力量，產生一種反壓迫，以增進共產國家的內部困難，同時更應在軍事事變。他說：

「對於如何埋葬自由世界才是最好方法的爭辯，西方沒有可以高興的理由。」

綜觀甘氏的前後言論，我們認為甘氏對匪俄衝突的態度是很正確的，同時他的態度也很能代表美國多數人民的意見。

## 五 美國人士對匪俄今後動向的推測

我們把美國朝野人士的觀點予分析之後，便知其具有一種共同的認識，即匪俄衝突確已達到極嚴重而難以重歸於好的階段；但大多數人士仍認為未可因此而樂觀，因為匪俄的基本政策與方法均沒

有重大改變之可言，充其量也只是緩急或明暗之分而已。

可是誠如甘迺迪總統之所言，由於蘇俄表示願以和平方法與西方競賽，以達其赤化世界的目的，無論如何，終較中共匪幫之好戰態度總要好一點，所以甘氏認為在目前中共匪幫尤較蘇俄為可怕。也因為這樣，所以美國一般人士以為就蘇俄方面而言，自其在古巴被迫撤退以後，雖然未必改變其目標，但至少要較以往慎審得多。質言之，即黑魔在製造新的冒險以前，勢不能再三加以考慮。美國人因此相信在今年或許有比較平靜的一個時期。

然而對於中共匪幫方面呢？固然也有人斷定毛匪沒有充分的資源與實力足以轉變其空言而為事實，但也不少的觀察家深恐其鋌而走險。中共如此做法，不僅可以使蘇俄陷於尷尬的境地，同時也可使中共匪把大陸上內部的各種困難，由對外冒險而移轉人民的視線。

據一月四日巴爾提摩太陽報外交記者華德所作專論的分析，認為今春中共匪將發動新的冒險，尤其在三個地區為然。

他說：「最近數月中，北平政權在北越的影響已大為加強，就寮國中立提出基本承諾的是黑魯曉夫而不是毛澤東，因而中共匪活動的威脅依然存在。這種威脅不僅使寮國情勢，也可能使包括越南在內的整個東南亞情勢趨於惡化。」

另一危險地區是韓國。他說：「中共為應付由北平、莫斯科競爭所產生的壓力，開始對韓國推行新的行動而不怕美國使用核子阻遏力量，是很有可能性的。」

第三個危險地區為印度。華德相信印度可能在春季遭受另一次的共匪攻擊。

不論上述的猜測是否可靠，我們可以看出美國人士對共匪的侵略性與冒險性，顯然較對蘇俄為甚。可是美國朝野人士對於如何制止中共匪幫的危機則迄今尚未發生什麼新的觀念，這是不免使我們感到失望的。我們應提醒美國朝野人士的注意，中共匪幫的危險性既較蘇俄更大，那麼我們不可再坐視而不預為制裁，養禦貽惠，乃是不智的姑息。

# 匪軍現代化與俄援常乃彝

當目前匪俄雙方由含沙射影的相互指謫，轉變而為指名叫罵的時候，自由世界人士對匪俄關係的現況及未來的發展，均甚為關切與重視。這種形勢的演變對自由世界將發生何種影響？匪俄關係是否將因此而公開分裂？國際共黨組織是否由此而萎縮甚至瓦解？都是值人注意的問題。現僅就匪軍現代化與俄援之關係，加以檢討分析，俾對匪俄關係之研究能有所幫忙。

匪軍正式提出其所謂「加速軍隊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口號，是在民國四十三年八月一日，當時是韓戰終止越戰和談後的第一個共匪「建軍節」。共匪根據參加韓戰之慘痛教訓，深感非正規化的軍隊，如不加以整編改革，不但難於適應現代化大規模的戰爭，且終將退居劣勢而遭覆滅。故認為匪軍現代化的建軍工作不但是意義重大，而且時間迫切。根據是日匪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栗匪裕在「人民日報」發表之文中透露，匪軍現代化的目標除要求以蘇俄軍隊作爲共匪建軍的榜樣，實行「統一編制」、「統一裝備」、「統一訓練」、「統一制度」、「嚴格軍事紀律」及「貫澈各種條令和實例」之外。研究其原因，所謂「保家衛國」僅爲其參戰之藉口，而急於發展其海空軍以及改善地面部隊之裝備，實爲其參戰之主因。換言之，亦即匪軍在俄帝援助其現代化裝備之交換條件下，而被迫參戰。參戰之結果，匪空軍雖號稱在一夕之間長成，裝甲及砲兵等特種部隊亦在極短之時間內作迅速之擴編，步兵部隊更在韓戰期中約有二分之一換爲俄式裝備，但檢討其所付出之代價，除傷亡一百二十餘萬人之生命外，而一萬四千餘反共義士之投向自由，中美友誼之增強，以及共匪受國際間正義之譴責，實爲得不償失之重大打擊，而此種代價更非共匪最初所能料及者。

「共匪軍事組織之改組」匪軍在四十三年十月偽憲法公佈前，除「援朝志願軍」外，一野踞西北、二野踞西南、三野踞華東、四野踞中南、中央直轄兵團踞華北，由於各野戰軍之發展經過不同，其中以三野四野戰力最强，數量亦衆，中央直轄兵團次之。各野戰軍之裝備亦參差不齊，包括國械、美械及日械，當時之匪軍仍停滯於叛亂期間之非正規性，亦即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方法簡單之境地。加以各野戰軍司令員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擁兵自重，致有高饒事件之發生。故共匪在偽憲法實施之同時，配合其行政機構之改組實施軍制改革，其主要措施爲成立偽國防部、重新劃分匪軍現代化所付出的代價。三十八年共匪竊據大陸之初，在政治上講爲其「經濟恢復」時期，在軍事上講由於十月二十五日進犯我金門失敗，其覬伺我外島之企圖雖未改變，但因新敗之後士氣分

軍區，縮小其範圍、撤銷野戰軍之番號，藉此將軍權集中中央，并調整人事、排除異己，以防止割據一方、培養實力、陰謀叛亂之發生。匪軍在改制以後，歷史觀念與地域觀念均已打破，隨即發佈各種軍事制度，期能在「統一編裝」及「統一訓練」之要求下，實施其現代化之建軍。

## 貳 俄援不濟匪軍百病叢生

匪軍自實施現代化建設以來，由於部隊數量衆多，裝備改進，以及後備兵員充裕，所以匪軍現代化初期之戰力，確會引起世界普遍的重視，而為威脅和平之一種隱憂。但自四十七年秋共匪推行「三面紅旗」暴政以後，由於其黨政經各方面危機之加深，軍隊也隨着感受極大的影響，加以毛匪之「盲進」政策使黑毛關係惡化，俄援急劇下降，匪軍現代化建設亦由此而遭致了嚴重的阻礙，其最顯著者為匪軍戰力之衰退與內部問題之叢生。

「匪軍戰力衰退」。匪陸軍現仍為共匪武裝力量的主體，其現代化之方向原以裁減步兵部隊，擴編特種兵尤其裝甲及砲兵為着眼。惟自四十七年以後，即未有顯著之改進，此主要係受俄援驟減，自身工業能力不濟，以致發展遭遇阻礙，故匪陸軍現有兵力，仍以步兵為主、裝甲及砲兵的比例相距懸殊，戰力仍停滯於韓戰末期之水準。

匪海軍發展因受「陸主海從」之限制，祇圖建立一支適於近海防衛作戰的海軍，故一向重視潛艇、快速砲艇、魚雷快艇及海軍航空隊的擴充，對水面作戰艦隻之建立，則並不十分重視。而匪作戰艦艇大部已逾齡，且噸位小，數量少，後勤船隻缺乏，海航飛機又以陸地為基地，所以不適於近海作戰，僅勉強可擔任近海防禦的任務。自匪偽經濟情況逆轉，俄援減少以來，其發展即遭遇嚴重阻礙，而自四十九年以後，造船工作亦隨之陷於停頓，倘不獲得俄援，其戰力將逐年衰退。

據匪方文件及劉承司談話透露，匪空軍日常損耗相當嚴重，四十七年以後因無俄援補充，故其兵力在逐年減少中。而現有之飛機

，戰鬥機仍以米格十七、米格十五為主，轟炸機則以IL-28為主，此等飛機都已使用七八年以上，性能及維護率日見衰退，加以油料缺乏，人員素質低劣，均已對匪空軍形成嚴重之威脅。

## 參 軍事思想混亂

匪軍一般幹部在韓戰中就體認到鋼鐵、機械和裝備的重要，因之軍中瀰漫着純軍事和唯武器的思想。自俄援的逐漸減少，而匪幫本身的工業能力不足，匪軍「現代化」的工作無法實現後，匪的領導階層，在此種客觀條件之限制下，乃不得不重走大陸叛亂時期之老路線，主張組織「人民軍隊」，從事所謂「人民戰爭」。但唯武器思想已在軍中根深蒂固，因之乃形成軍中新舊軍事思想對立，以及軍事思想與現實對立之現象。

政治思想動搖。綜合歷次由匪區逃出的難胞及匪軍官兵供述，目前匪軍官兵一面感於本身生活困苦，一面見到自己同胞骨肉終日在死亡線上掙扎，不僅對暴政不滿，且對「社會主義建設」早已失去信心。同時匪文件亦曾公開招認：「目前有些人對經濟上的暫時困難，有錯誤的認識和不滿的情緒。據個別單位摸底，這種人約佔百分之十左右」。目前匪三軍如以三百萬人計算，則有三十萬人（實際當不止此數）對上級和現狀是持有反對與不滿的態度。此種現象對匪軍士氣與戰力已發生嚴重的影響，所以匪領導階層會說：「任何強大的敵人，任何威力巨大的武器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政治衰退，脫離羣衆，思想上解除武裝，鬆懈以致喪失戰鬥意志」。共匪一向是以軍隊作為維繫匪黨生存的主要工具，如今軍隊的政治思想，發生了混亂與動搖，對匪黨來說，實在是一項致命的威脅。幹部作風惡劣：根據匪解放軍報在「八一」建軍節所發表的一篇「對敵狠對己和」的社論中，曾指稱一般幹部有軍閥作風，蠻橫獨裁而無半點民主氣息。同時匪亦自認，目前各級機關部隊，更普遍的瀰漫着各種「盲目指導」「特權享受」「作威作福」與「貪污腐化」的風氣。並指出在後勤單位更是「山高林密老虎多」的地方，一般幹部是「管什麼，貪什麼，過手必沾」。另據匪光明日報

所載，目前在匪偽政治學校及社會主義學院中受訓的幹部，也多犯了「四多」和「四少」的現象。這就是「談理論多、談實際少；談正面多、談反面少；談過去多、談現在少；談別人多、談自己少。」的思想教育與政治教育仍舊在失敗。另就匪軍近年來大力推行的

「下放」運動而言，對一般下放的幹部，原是要求他們做到所謂「四下」，即是「放下臭架子，眼睛向下看，不恥下問，一直放到生產第一線，去掉原有的驕氣，與下級同甘苦。」然而據匪人民日報說，那些下放的幹部「老是下不去，或者是身子下了，心還浮在上面，或者不是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不是以平等態度待人，而是下去給下面添麻煩」。這種老大腐朽的幹部作風，已經嚴重的影響了部隊的團結與上下的關係。

**黨軍關係惡化：**匪解放軍報社論中已公開自認：「目前軍中充滿矛盾，不僅官兵之間、上下之間關係惡化，軍民之間、軍政之間也不協調，最嚴重的是各部隊缺乏整體的觀念」。目前反映在軍政之間的是你說我不「紅」，我說你不「專」，軍事首長要以軍事思想，來決定軍事路線；否定了黨委領導制度的重要性。而政治首長認爲「黨權是高於一切」，「以黨領軍」的原則，決不容改變。此種黨軍之間的矛盾日深，已經直接動搖了匪黨對軍隊的領導與控制。

**軍民關係和官兵關係惡化：**共匪過去是以「土地革命」相號召，處處對農民施以小惠，所以能瞞騙人民於一時，但自共匪竊據大陸以後，一般匪幹原形畢露，生活激劇腐化，追求享受，貪圖名利，認爲自己高人一等，處處騎在人民的頭上；因此，引起人民極端的反感，加以駐軍經常勾搭良家婦女，復員軍人還鄉以後，到處滋事，更引起普遍的憤恨。至於官兵之間，自從匪軍實施薪金制度以來，上下待遇懸殊，領導幹部荒淫無度，對士兵的痛苦，漠不關心，加以管教手法簡單粗暴，無絲毫平等待人的精神，士兵普遍不聽指揮，官兵之間互相仇視的心理日益加深。即使幹部之間，所謂新幹部和老幹部，黨外幹部和黨內幹部也有互相歧視與對立之現象，軍隊內部已毫無團結可言。共匪一向是強調「官兵一致」、「軍民一致」，

家」的原則，目前由於「官兵之間」、「軍民之間」關係的惡化，已打破了匪軍的「傳統」。

## 肆 匪軍現代化的轉變

四十八年八月林匪彪繼任偽國防部長後，匪軍建軍路線爭執表面上已趨於一致，林匪遂提出「建設現代化革命軍隊」的口號，在「政治掛帥」下以加強「學習毛匪軍事思想」，推行恢復匪軍「優良傳統」之各種軍中運動，以及「重建匪黨在連隊中之基層組織」等措施改造匪軍。林匪更於五十年十月十八日在北平舉行之「全軍政工會議」中，曾就「加強連隊建設和改進方法的問題」作了重要指示，強調「人的因素第一、政治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顯示林匪上台以來，軍中問題並未好轉，仍圖加強匪黨在軍中之控制權力，以求各項整風運動之貫澈。惟匪軍向以「打仗、生產、做羣衆工作」標榜，而此種「優良傳統」與匪軍「現代化」大部格格不入，形成嚴重之對立，因之愈整愈糟，軍中事故未能減少反而增多，匪軍戰力亦隨之而衰退。近年來匪方報章雜誌對匪軍部隊訓練情形，會有較詳盡之透露，根據是該資料來研究俄援不濟後匪軍現代化之變質，以及剖析匪軍今後之發展，當更爲具體而可靠。  
匪軍之訓練由林匪之上台而作極大之轉變，彭匪德懷時期，匪軍忠實模倣俄帝先進經驗，準備打正規戰、核子戰。林匪則重走毛匪路線，準備在「任何」情形下作戰。故在訓練方針上，彭匪遵從正規訓練，重點在軍官，在大部隊演習，林匪重點在連隊，在士兵。在士兵訓練方面，彭匪強調「萬能兵」、「一專多能」；林匪則要求「少而精」、「短而專」。因之近年來匪軍特別着重連隊以下的小部隊訓練和各個士兵的近戰技能。自五十年起，更發動高級匪會下連「傳經送室」，而大部隊的訓練演習，則甚少發現。匪軍之訓練，由重視大部隊的聯合演習，轉變而爲連隊以下的小部隊演習。由培養幹部的諸兵種協同指揮，轉變而要求士兵的各個動作，充分顯示其步調混亂，更不適合時代要求。由匪軍訓練上之退化，更發現自俄援不濟匪軍現代化落空後，共匪已走向叛亂時期「人民戰爭

「戰爭的性質」與「民心的向背」已註定共匪在未來戰爭中失敗之命運。

## 伍 人民戰爭

毛匪「人民戰爭的思想」由於匪軍現代化失敗，毛匪為提高軍心士氣，消除匪軍官兵對現代化戰爭之恐懼心理，故只好舊調重彈，準備以「人民戰爭」來應付我之反攻。毛匪「人民戰爭的思想」之依據何在？他認為「由於戰爭是政治性質的行動，所以武器雖然不是戰爭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只有戰爭的性質，人心的向背，才是戰爭中經常在作用的因素，才是戰爭勝負的根本條件」。因此他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衆之中」。又認為「現代的戰爭是總體戰，只有把現代化武器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結合起來，才能取勝，忽視人民羣衆在現代戰爭中的作用是完全錯誤的」。

什麼是「人民戰爭」。毛匪的解釋是「人民戰爭」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把人員動員起來，直接間接地共同進行戰爭。人民戰爭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人民武裝鬥爭和人民其他的各種鬥爭充分地配合起來，共合為着勝利而進行的全面革命戰爭」。

人民戰爭的特色毛匪指出「進行人民戰爭必須依靠一個緊緊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軍隊。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戰鬥精神，保持着緊密的軍民團結和官兵團結，善於瓦解敵軍爭取羣衆，形成一系列消滅敵人而保存自己的戰略戰術，形成一系列強有力的政治工作。並能在作戰之外，負擔羣衆工作和生產建設任務。這個軍隊還有廣大的羣衆武裝組織，游擊隊以及其他地方性部隊與正規軍配合作戰。同時，所有工人、農民、青年、婦女、文化界一起動員起來，組織起來，熱烈地支援軍隊作戰，熱烈地從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建設，尤其是發動生產熱潮，以支援前線，一切為着前線」。

以上是毛匪對「人民戰爭」的速寫與幻想，由於毛匪認為未來戰爭初期的戰場在中國大陸，主要的敵人是美國，充分暴露毛匪對我之反攻將誣為「反美侵略、保家衛國」的戰爭。藉此以欺騙大陸同胞供其驅使，實施所謂「人民戰爭」。但根據我與匪之現況相較

## 陸 結論

黑毛關係的惡化影響了俄帝對共匪的援助，因此而註定了匪軍現代化的失敗，在今日黑毛間的鬥爭更形尖銳化的時候，就最近雙方互相攻擊的文件中，有下列四點深值注意：

(一) 黑毛關係的惡化是否將形成匪俄的分裂？我們的回答是否定的。匪新華社去（五一）年十二月卅一日透露之「人民日報」社論——陶里亞蒂同我們的分歧一文中，共匪會引用列寧所說「任何一個革命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國家政權問題，政權在那一個階級手裏，這一點決定一切」。據此而攻擊狄托的「修正主義」，文中指出「……現在的南斯拉夫，國家政權掌握在鐵托集團手裏，這個集團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事業，背叛了南斯拉夫工人階級和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實行一套澈頭澈尾的修正主義的路線。……」字裏行間顯示黑毛之爭純為黑毛個人之爭，共匪所攻擊者只是俄共領導階級代表黑魔，一旦兩人爭的你死我活，毛匪垮台或黑魔被整，匪俄關係將作一百八十度轉彎。

(二) 匪軍現代化的變質，重走毛匪路線，準備「人民戰爭」，並非匪軍已放棄現代化，因為共匪一向極為現實，所謂「有什麼槍，打什麼仗」，一旦匪俄關係改變，匪軍現代化將會死灰復燃，重整旗鼓。

(三) 去年底及本年初共匪對所謂「修正主義」攻擊之文件中，共匪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謬論又在反覆強調，其目的不外在所謂「滅敵人的威風，長自己的志氣」，但共匪對現代化戰爭的恐懼，對「美帝核子牙」在「害怕的發抖」已暴露無遺。

(四) 匪俄均以「馬列主義放之四海而皆準」，所以黑毛均以馬列主義為經典，雙方均在引經據典來相互攻擊，但馬列主義最終的目的是什麼？不過是赤化世界。所以不管「階級鬥爭」也好，「用階級合作代替階級鬥爭」來「和平共處」也好，黑毛最終的意圖仍是在「赤化世界」，也只是一種目的兩樣手法而已。

# 非俄關係在寮



黎世芬

## 壹 深謀

一九六〇年八月康立上尉所領導的永珍政變，代表一種意義：俄國決心對寮國採取積極、主動並公開的干預。康立的兵變，是溥瑪親王指使的，實際上那是溥瑪以寮國駐法大使的身份在巴黎和俄國接觸的結論。溥瑪登台以後，立刻與俄國建立邦交，使俄國的軍事、經濟援助和美國的軍事、經濟援助同具合法性，並無任何干涉內政的嫌疑。這比之中共、越共之援助寮共蘇發努旺部隊，更有直接的效果，而不給人以可攻擊的口實。蘇發努旺的部隊從寮越邊境一直薄永珍，立刻會與東南亞公約組織發生衝突，後果是極其不利的。通過溥瑪，不僅杜絕了東南亞公約干涉的口實，而且建立了俄共。

美國在寮國建立軍事基地的計劃。俄國在東南亞的政治和戰略運用是多路線多方式的。它以河內為中心，每日對以康開為基地的中立部隊，以桑怒為基地的寮共部隊，以切邦為基地的寮共部隊和南越民族解放部隊實行空運補給的對象包括四部份：一、寮共；二、中立部隊；三、反吳廷琰。

的南越民族解放部隊；四、偽裝為寮共部隊的越共部隊。這四種補給，和透過越共、中共的其他補給是平行的。但是根據美國發表的報導，直接來自俄國的補給是主要的，有貢獻的具決定性的；其他來源祇是次要的，補充的，而且是象徵的，無補於戰爭需要的。以河內為基地的軍事補給，根據空運噸位的龐大，不可能迂迴繞道西伯利亞、中國大陸而後囤積在河內待運，顯然，它是經由水路，自俄國直接運到河內備用的。從這一大供應的成本可以看出，黑魯曉夫有其獨立的策略意義，是不為毛匪和胡志明所左右的。在寮戰的末期，在寮戰的末期，美國的觀察家認為俄國對寮國的補給，具有積極的和消極的雙重意義。積極方面，它為了使反西方的寮國中立部隊的追剿。消極方面，它可以適時地控制着有着不同歷史、不同背景和不同關係的幾支親共部隊，在俄共需要一個新的局面時候，立刻以停止補給，迫使不同的部隊就範，以達成軍事、政治相互為用的共產主義發展方式。換言之，黑魯曉夫的目的在保持他在國際上作承諾的主動力，而不受到來自內部的制肘。

黑魯曉夫在這一方面的深謀遠慮，被證明是成功的。當康立的部隊狼狽地自永珍撤出的時候，祇剩下兩條悲慘的道路可走，一是投降於溥彌，一是合併於蘇發努旺，兩條道路都等於消滅。但是，由於俄國的空運補給，康立的部隊不僅沒有被消滅，竟然一天一天擴大，不旋踵間居然與親共的蘇發努旺，反共的溥彌鼎足為三。結果，溥瑪重返永珍，身任「三頭馬車」政府的領袖。這比之由蘇發努旺以勝利者的姿態，進軍永珍，其成就既長遠而又深刻。第二次日内瓦會議席上，美國居然承認東南亞公約對保護寮國的承諾，暫時中止，足證黑魯曉夫和平進軍的口號的確有其意想不到的收穫的。

## 貳 並立

不僅在對寮國提供軍事、經濟援助的過程中，匪俄採取了不同的步驟，就是對寮國問題的解決方案，也是不一致的。

在日內瓦召開的十四國會議，蘇俄以和英國作為共同主席的資格，閃避和美國作直接的論戰。它讓中共匪幫與美國立於相對的地位，讓中共匪幫窮凶惡極的面孔，陷入圍攻之中。它遇到會議上重大問題的討論擱淺的時候，便改採會外的交談，以撇開中共代表的干預。檢討中立宣言和議定書的條文，有許多是中共當初攻擊的體無完膚的；但是，俄共却讓步了。在簽字的前夕，陳匪毅還要誇稱中共在這一會議上的貢獻，說：「讓步是雙方的。我們不讓步，便不會在這條約上簽字」。這話是帶酸味的。

出席日內瓦會議的美國代表團團長哈里曼和常任代表蘇立文，對於匪、俄在寮國問題上的不一致，都有高度的警覺。蘇立文曾經直接地對章漢夫挑戰，說：「你想要美國和蘇俄爲了寮國打一仗是不可能的。」直到中立宣言的一切要點都已妥協，宣言的文稿都已完成的時候，中共匪幫尙唆使寮共，甚至派遣僞裝的匪部隊，直接參加作戰，自風沙里一舉南下，攻下孟信和南他，直逼海賽（寮泰邊境）；因而，激怒了美國政府，命令它的海軍陸戰隊應泰國的請求，進駐泰國的東北部，擔任協防，中共匪幫猶以爲此一形勢的改觀，將成功地使日內瓦的談判，陷於整個破裂。但是，由於美、俄兩國對寮國爭端的解決，已經獲得預先的基本的默契，這一場暴風雨，終究沒有影響到三親王的妥協。蘇俄對於美國的派軍進駐泰國，採取溫和的適可而止的反應，以與中共匪幫的劍拔弩張的姿態相比，便可看出兩方的政策，有了很大的距離。

一九六二年七月廿三日中立宣言簽字的時候，陳匪毅居然沉不住氣了，公開地承認：「我們和蘇聯是有歧見的。」他說這句話，主要在證明中共和俄共在處理國際事務的問題上，是平等的，不受干涉的，也就是警告黑魯曉夫，在向「美帝」和資本主義國家作「共存」的承諾的時候，它保留「有歧見」的權利。

和平實現後的寮國，並不表示匪俄關係在寮國已獲得了新的調整。相反地，匪俄關係由於停火的實現，更見微妙化。親近俄國方面的溥瑪一派，和親近中共一方的蘇發努旺一派之間的關係，並未因爲聯合政府的成立，因而加強其合作，相反地，雙方竟然逐漸疏遠，癡假演變到十一月的康開兵變，中立的康立部隊和親匪的蘇發努旺部隊，居然以兵戎相見，這倒確實爲一般人始料所不及的。

第一、撤出所有在寮國領土裏的外國軍隊和軍事人員；

第二、統一整編三派軍隊爲寮國國家的軍隊；

匪俄關係在寮國

第三、統一全國的幣制，以便開始整頓國家的政財；  
第四、接管各級政府組織，以便舉辦全國的、公平的、民主的大選。

這四個步驟，是走向獨立國家必經過之路，而且是最初的幾步路。如果這幾步路走不通，寮國的和平和中立是無望的。

聯合政府已經成立半年了。但是，上面所列舉的幾步路，一步都沒有走通；而且，甚至一舉步，就碰上來自寮共方面的激烈反對和破壞。

就撤軍言，一直到今日，北越在南北寮的部隊，一共祇撤出醫療人員四十三人，這就是越共和寮共唯一能够承認而且公開撤出的人數。當右派的溥彌諾沙旺將軍，指摘在桑怒、南他、甘蒙等地尚有大量越軍改易寮共軍服，尚未撤出的時候，寮共却反過來一口咬定在永珍、變巴拉邦和沙耶武里等地還有美國和其他外國的部隊同樣地未撤出。當國際監督委員會在去年十二月杪和今年元月初，分批派遣調查人員前往寮共的駐地作實地調查的時候，寮共最初是留難，最後是壓迫當地的居民撤離，根本不和調查人員接觸。結果，國際委員會祇能宣佈「並未獲有外國軍隊駐留的證據」。

撤軍不僅是寮國和平的考驗，而且是溥瑪能不能保持中立，也就是聯合政府能不能存在的考驗。因此，溥瑪始則認爲「北越落伍者一定會慢慢地撤出」，繼而又支持國際委員會的監督和調查計劃。並且大聲地疾呼：「寮國人打寮國人的時代業已過去」。毫無疑義，外國軍隊果能撤出，寮國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

蘇俄對撤出外國軍隊的進行，態度曖昧。當然，它沒有理由要把越共胡志明的部隊完全撤光，因爲那樣做，便等於蘇發努旺部隊瓦解。但是，它又不能不對中立的溥瑪加以支持；因爲，如果溥瑪不幸倒台了，中立的緩衝沒有了，立刻恢復到停火前的廝殺，這樣，將使窮十四月而作的努力，所造成的寧靜氣氛，一掃而空，大大地有礙它「和平共存」政策的推行。因此，它在去年十二月裏，贈送聯合政府以伊爾型運輸機一隊六架，連同機上人員八十人，地勤人員四十人，一共移交寮國聯合政府。這樣，不僅加強了聯合政府的控制力，而且也穩住了溥瑪右傾的危險性。

### 參 決裂

關於整編三派軍隊的進行，雖然，表面上已獲得三派的同意，三派軍部各縮編為一萬人，合共編成一支三萬人的國防軍，並以編餘的士兵，建立一支築路的部隊，實行開發交通。可是，裁軍一直沒有認真地進行。猶不止此，寮共在越共的配合下，竟使出最陰險的手段，實行以兵變的手段，先消滅眼中釘的中立部隊。

兵變的起因是寮共部隊對美國軍事人員撤出以後，溥瑪「片面的」邀請美、俄兩方繼續以民航飛機，空運、空投糧食給予寮共部隊和中立部隊的計劃表示不滿意。由於美方空運補給中立部隊的物品，較優厚於俄方補給寮共部隊的，使駐地犬牙交錯的兩支部隊感情交惡。十一月二十七日中立部隊杜安上校(Co. Douane)竟指揮他的部隊將擔任空運的美運輸機C-123予以擊落。同時佔據康開的寮國電台和溥瑪所領導的原流亡政府國防部、經濟部，並將所有各項文件全部擄去，與蘇發努旺部隊合流。康立准將被騙往河內，在胡志明百般威嚇之下，始予釋回。根據在寮國的外國記者報導，杜安原為康立政變時的同僚，事實上掌握中立部隊的兵符，此次兵變，中立部隊的主力幾乎全部隨杜安而去，康立的實力，大為削弱。十二月二十四日康立在他的總部慷慨地告訴隨同國際監督委員會去訪問各國記者：說和他併肩作戰的戰鬥寮部隊「完全接受河內的命令」。他說：「戰鬥寮的表面上是寮國人，精神上却是外國的，因為他們追隨外國的政策」。對於美機的擊落，這位反美出名的軍人却一反過去的口腹說，他不同意越共的看法，因為「美機是非武裝的」，而且「我們要和所有的國家保持友好」。他又透露寮共從沒有放棄把他們「拖入寮共陣營的努力」，在中立部隊的官佐間散佈分離的種子，「但是，我們一定不讓他們那樣做」。康立又告訴記者擊落美機的就是杜安所指揮的人，是一個十四歲的幼年兵打下的。他指出兵變的目的，是寮共想控制整個查爾斯平原。

另據新聞界的報導，駐寮孟信的中立部隊屬於江上校的，也在混亂中為寮共部隊所收編，並且在元月五日擊落另一架向苗族反共部隊空投補給的美國飛機。

關於統一幣制和接管各級政府機構，迄至目前，永珍政府陷於一籌莫展的窘境。居於財政部長的溥彌諾沙旺將軍，原計劃以寮國

銀行為中心，整頓全國的金融財政。他以財政部長的地位，飛往莫斯科、北平、河內，想通過俄共、中共、越共，然後來加大對寮共的壓力。他得到了一紙貿易協定和口惠。飛回國門，依舊無法使寮共接受財政部統一國幣的計劃。蘇發努旺堅執，蘇黎世協定保留了三派政府完全的行政權力。他堅執他的「政府」所發行的鈔票，當然可以在永珍通用。

除了中立部隊被寮共施以分化之後，掌管聯合政府重要部門的中立派閣員也逐漸發生了左傾右傾的動搖。根據泰國國防部長他儂將軍的談話，以金錢購買杜安上校的中立部隊，擊落美國飛機的，是溥彌內閣中出身中立黨的一位部長。他是激烈的反美份子。而康立則公開指認那就是擔任外交部長的貴寧·奔舍那，一度在溥瑪的流亡政府中擔任過代理首相的。

如果這一壁壘再森嚴下去，溥瑪所領導的中立黨和中立部隊，顯然將會作徹底的決裂。貴寧、奔舍那和杜安將走向寮共的那一方，而溥瑪和康立有不有和溥彌諾沙旺重拾舊歡的可能，一方面要看莫斯科的態度，一方面更要看溥彌諾沙旺向莫斯科所作的活動，能否取信。

## 肆 結論

寮國是一個混戰的場所。永珍成了東方謠言和間諜的中心。從那裏所看到的國際共黨箭頭，是多出發點，多目的，多角度的，有時，他們行動一致，有時他們也相互廝殺。但是，有一個目標，國際共黨從沒有改變過，那就是將寮國捲入共黨的陣營。

溥瑪為首的聯合政府，是黑魯曉夫的東南亞政策的代表作。它是國際共黨現階段向東南亞擴展的典型。黑魯曉夫要向世界證明，不通過戰爭，也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

溥瑪的背後，有著他的異母兄弟蘇發努旺。他代表另一條路線；但是，却不會代表另一種目的。和他的支持者在等待一個機會，以證明最後還是要用戰爭來奪取那不可能用和平奪取到的。看政治情況，有時從源頭着手，有時却從末流。匪、俄關係在寮國，是末流，是尖端，既敏銳，又粗糙。可悲的是人間居然有顧自掘墳墓的。他不寫歷史，而祇為歷史作證。